

大地文藝叢刊

火 場

黑 丁 著



大地圖書公司總經理

大地文藝叢刊

火 場

鼎 丁 著

大地圖書公司總經理

目 錄

一、雜	一
二、火場	四三
三、死	七八
四、野祭	一〇八
五、特殊貿易	一二六

卷

河邊，夾谷，山帶，村鎮，遠遠的野地……凡是能夠被一陣拂人的風吹動的地方，已經是飄散着一個嶄新的春天的，那種清新的濃然的氣息了。厚厚的黃土層，混雜着幾千年代積壓成的煤質的，發黑的，肥沃的高原上，一片血花似的醉紅，綴滿在桃樹的腰枝上，綠的葉叢中，和低空的炫耀的陽光的線條下……

春天的沉醉的太陽，帶着睡夢一般的微微的暖意，溶解了大地的一個冷凍的軀殼。隔河不遠的山谷中，那里正進行着流血的戰鬥。轟隆隆地震撼着。機關槍有時噠噠地叫了一陣，却立刻寂然無聲了。

那隱隱的步槍的響聲，是不容易傳送到山野的每一個小的角落上。

郭主任帶着一種恐懼而不安的神情，他從幹部學校的大院子里，慌慌張張地幾步走

到大街上。但用着低沉的發顫的語聲，對着站在他面前的那位教育副官劉淑英說：

「劉同志，你先跑回去，給我收拾收拾東西。這一次恐怕敵人一定要衝進來！」

劉淑英見着很鎮靜的樣子，她像平常一樣睜大了那一對水汪汪的迷人的眼睛，向郭主任投了一個笑，便帶着輕捷的身子跑開了。

「劉同志，把我牆上那套西裝，放在箱子上層，可不要壓了呵。桌子上的文件，都送到勤務科，不要往我箱子裏放呵。」郭主任搖擺着一隻手，大聲的喊着：

劉淑英一邊笑着點點頭，一邊也搖擺着一隻手。

郭主任走了沒有幾步，他回過頭去對跟在他身後的那個勤務兵說：

「張奎祥，你快到參謀長那里，問問前方戰況怎麼樣？回頭，你再回到幹部學校叫家

主任趕快把那件事辦好，你一提，他就曉得什麼事了。」

勤務兵聽了郭主任的話，他慌忙的跑到參謀長那里，從參謀長那里出來，他又到幹部學校去見朱主任。就把郭主任的話照樣一句一句說出來。他沒有立刻回去，他溜到學

棧大門外一家小攤旁邊站下，安閒地吸着紙煙。

不一會光景，四個學生被特務營的四個武裝弟兄，用繩子綁着胳膊，從院子裏牽出來了。他們走出村莊的街頭，一直向軍渡黃沙灘上那邊走去了。

「我們不是漢奸。我們來學習，來工作……爲什麼用繩子來綁着我們呢。爲什麼用手槍來威脅我們呢？就不給我們一個辯別理由的機會嗎？……」

四個青年的語聲，隨着河流湧起一陣波浪的怒吼，向山野的極遠，哀哭地控訴了。

那個勤務兵像受了深深的感動，他心里充滿了一種解答不出的謎樣的疑團。他一邊走着，一邊思索着。剛剛走回去，他聽到郭主任在房間裏這樣發怒地痛罵着：

「……那四個混蛋東西，他們一開口就批評我，簡直是在侮辱我呀……你怎麼能，我能忍受下去嗎？我總是一個主任呵，來領導一軍的政治，他們批評我，其實就是瞧不起我。我知道他們是有企圖的，企圖着摧毀我的領導權。這不是可怕的事嗎……」

沉默，在沉默中，那個勤務兵悄悄地走到屋門口了。他立正的姿態站着：

「報告！」

「進來。」郭主任轉身向外瞟了一眼。他低沉著臉子像在思索什麼。兩隻手插在馬褲袋子裏。他走來走去，馬靴底碰著磚地，却發一陣沉重的勻稱的聲響。

「報告主任，參謀長說，前方剛才有電話，戰況很好。」

勤務兵剛想退出去，郭主任把臉子一仰，問道：

「朱主任那一件事辦了沒有？」

「他說就辦嘛。」

郭主任嚥了一口吐沫。他用右手捏著下巴頰，左手貼著右腋。他蹣跚了瞧站在炕沿下那三位科長，又開始繼續他的話：「我受到他們的侮辱，可說是我生來第一次。我有感情，我的感情因此也要受損害。那四個混蛋東西，真氣死我了！中國人都像他們那樣，國家那會不亡呀！他們目無官長，真是豈有此理。我們這個團體不需要這樣搗亂份子：！假若幹部學校都是這一類的學生，我都讓他們滾。政治部的同志都是這樣，我們祇有

「工作停下來……。」

郭主任剛剛鬆了一口氣，這時，那個曾經當過縣政府收發員的，總務科的卜科長，他把兩隻厚厚的下垂的臃眼皮往上一抽動，蒼白的臉子立刻爬上一層陰冷的笑，他搖搖刺得淨光的禿腦袋，兩排發黃的牙齒往嘴外一變，說道：

「主任，你把他們押過黃河去，這懲罰是對的。不必再生氣吧？生氣是值得的，一點也值不得的。」咳嗽了一下，一口濃痰吐到地下。他把眼光投到那曾經在正太路當過辦事員的，民運科的汪科長的肥胖的臉子上。他清了清喉嚨，接着說：「那四個傢伙常常說統一戰線，他們一定有背景，準是危險份子吧。你說是不是，汪科長？」

汪科長的臉上肌肉一抖跳，點點頭，認真地說：

「那倒一點也不假。我早就注意他們了……」用眼睛向郭主任那邊注視着。「主任對他們這樣的懲罰可說是太輕了。」

「那麼，你是說我應該槍斃他們嗎？」郭主任向汪科長面前移動了兩步。

「就是不檢點也應該叫他們吃些苦頭才是呵！」

「那倒是對的。」卜科長一面吸着烟，一邊嚴峻的說：「對於日無官長而又是危險份子，在軍隊上是要以軍法從事的。黎科長是研究法律的，還教過大學，你說像這樣份子應該如何懲罰？」

始終在沉默中聽着別人談話的，那位宣訓科的黎科長，他猛地被卜科長這一問，心不禁突地跳了一下，他笑了笑，紅着一張圓圓的臉子，兩隻近視眼像怕着見人似的，却低低地往地下瞧着。他是一個不善於說話的人，對人極充滿了和藹，溫柔，而熱情。在他的一張圓圓的臉子上永遠是浮着一層舒適的笑臉。工作一送到案頭，他很快就把它辦理完結。他是牢牢地守着自己的崗位的。

他兩隻手從袖筒里伸出來，失措地抓着厚厚的棉軍褲。他瞧瞧汪科長，再瞧瞧郭主任，他小自然地笑着，這樣回答卜科長：

「如何懲罰？就照主任這樣懲罰，也可以吧……」

郭主任總極地笑了笑，他沒有說什麼。卜科長把烟頭往地上一丟，他一隻手在嘴上擰了一把，像是有點發冷，他抖了抖兩個膀頭子，便把兩隻手互插在袖筒子里。他看了看郭主任，特為把喉音提高了一點，自語般地說：

「現在青年真可怕呀；動不動就想反動。」語音一遲頓，他咳嗽了幾聲，用懇切的聲調接着說：「主任，幸虧你平素的日子常常對那些學生們講話呀！不的話，不知他們又怎樣鬧法呢！」

郭主任剛想開口，却被汪科長的話截住了。

「學生們就怕主任呀，祇要主任一站到他們面前，他們連動都不動。」

顯然，這些話是使郭主任高興了。他得意的樣子在地上踱來踱去。他如同在回憶着自己的一個美滿的夢。兩隻像女人的又白又嫩的手，輕輕地在被摸着他垂在額頭上的梳得油光光的整齊的長頭髮。他的有着兩道濃濃的眉毛，一對圓圓的大眼睛，一個高大的鼻子，和嘴唇上蓄留着一簇黑鬍鬚的嘴巴，那樣一張長長的瘦臉子，這時，已經爬滿了

「帶欣喜的笑影。他從案頭上的煙筒裏抽出一枝美麗牌的香烟來，一邊吸着，一邊輕聲地說：

「在他們面前，我就得擺出一個尊嚴的架子來。」

「那是應當如此嘛。」卜科長很快地附和着說。

黎科長仰起面孔來，他瞧瞧卜科長，心中像是有些厭煩，他悄悄走到案頭前邊，把自己的兩隻近視眼睛緊緊的放到一張報紙上。

汪科長轉身子，屁股一掀，他就坐在炕沿上。用着並不大的聲音又把卜科長那兩句話重覆了一遍：

「不但應當如此，爲了要建立一個新作風，主任更應當時時刻刻使用自己的職權來

對。」

這句話又正正敲中了郭主任的心了。他是頂喜歡聽人家對他說這類的話，其實，這一類的話，他每天都在心頭上想來想去。不但要想，而且還要堅決去實行。所以，每當

他要對學生講話之前，他照例要把堆放在案頭上的幾本書，一本一本的翻着，抄襲了許多多新的名詞，和許許多多激動人的句子，來臨時充實自己的空虛的肚子。等到他把兩隻穿着馬靴的脚，有力地踏上高的土台，他的兩隻手便插在馬褌袋子裏，盡可能地瞪大了他的眼睛，他立刻嚴厲地叫起來了：

「還說話嗎？還說話嗎？閉上嘴！」

於是，他開始對學生講話了。

有時，他爲了要明瞭學生們對於他所講的話是起着一種怎樣的反應，他常常把三個科長帶到他的身邊。有一次回來，郭主任用手拍着卜科長的肩膀頭，小孩似的天真地問：「我今天講的話怎麼樣？」

卜科長不加思索地開口忙忙地說：

「很好，很好，學生們沒有一個動的。」

沒等郭主任說什麼，在科長立刻插上嘴：

「主任的話，簡直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郭主任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輕輕捻着嘴唇上一簇黑鬍鬚。他得意地笑起來了：

「我和他們講一次話，我就得消耗一次精神。那一天晚上，我不甚整晚預備一夜？」

這些話，其實他說得一點也不錯，本來自從他兼任了幹部學校的政治主任以後，他確實是把整個的精神都集中在學生身上來了。所以關於政治部的一切工作處理權，他完全交給了卜科長。他一天到晚現着很忙，忙着對付學生們講話，忙着找學生們個別談話。他對講話是頗有研究，如果說一個人在社會上必須具備一種特長，那麼，郭主任的特長便是講話了。他雖然從來沒有好好讀過一本理論書，可是每天報紙上登載的名人講演，他却會一連讀上好幾遍，字字記在心里。所以，他每次無論對政治部的同志，或是對幹部學校的學生講話時，他總是滔滔不絕的把人交講過的話，刪頭去尾地搬過來再重複一遍，而在最後的結束時，他照常要握起拳頭來，踩着馬靴，高聲地這樣喊叫：

「……我們要給敵人一個大的打擊！我們要戰鬥！我們要戰鬥到底！」

生活在戰鬥中，然而，郭主任缺少一顆勇敢的戰鬥心。他從來沒有到過一次火綫，幾次，慰勞前方將士，或觀察部隊士兵生活，他不是派科長去，就是派政治員去。

爲了要爭取那七百多個，在他認爲可以作爲他搖旗吶喊的盲從羣衆的學生，他曾經費過多少心血，用過多少手腕，才把原先那一個精明強幹的政治主任，使他自動請了長假，離開了學校。這樣，郭主任便一身兼了兩個要職，每天在政治員和學生面前，玩弄着他的可笑的把戲。他對那些找來個別談話的學生，往往把不必要的話盡量在幾分鐘結束以後，他做出一種特別激動人的表情來，懇懇切切地這樣說：

「……我說什麼話，你就聽什麼話。你好好努力學習吧。祇要你能叫大家不反對我，在你畢業之後，我一定給你很好的工作做，要當縣長，我也有辦法……」

像這樣的話，差不多所有的學生天天都聽厭了。今天，他郭主任竟想不到的，他竟在政治課上受到四個學生的批評了。原來郭主任在講完了話之後，他曾經用誠懇的態

度對學生們說：

「……呵，諸位同志，你們看我有什麼錯誤，無論那一方面的，關於工作上的，關於我的為人，給我一個批評。」

立刻，有四個學生站起來批評他了。說他官僚習氣太大，說他好空談，不求實際：

……

郭主任聽到這些話，他有些不安起來，他用了許多辯解來否認自己的錯誤。也許感情激動了他的內心，他又憤恨又慚愧的可就和那四個學生爭吵起來了。他冒着火性頭子，走出教室，找到了軍事主任，開始商談他所遭遇的這種難為情的，不堪忍受的批評了，這樣，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那四個學生的命運，便被決定到開除到學生圈子以外了。

「朱主任，押他們走的時候，把他們綁起來……」最後，郭主任又連連這樣說。

三個科長在郭主任的房間裏走來走去。他們覺得無話可說，一個一個走出去了。

科長剛剛把脚步踏到院子裏，他向後一轉，上半身又探到房門裏，他關切地對郭主任說：

「主任，你不要再在心裏想這件事情吧。你好好休息吧。」

郭主任感激似的在臉上投了一個笑。他一邊點着頭，一邊用眼角送走了卜科長的背影。

沉默。

郭主任靜靜地躺在鋪着紅花的俄國毛毯的土炕上，他左手放在頭底下，右手拿着一枝香烟。他不住地用眼珠子凝視着繚繞在他面前的一團一團的灰白色烟圈。他右腿疊擱在左腿上，時時用腳趾去碰着那伸直的左腳尖。他的右腳尖，又是隨着腿上的肌肉抽動却有意無意的往兩邊一扭一扭地在搖着。

忽然，劉淑英手裏握着一束桃花，領着兩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孩子跑進房間來了。她邊笑邊說：

「郭主任，小蘭和小美來看你啊。」

郭主任把身子往快的一轉，立刻笑起來。他一隻手掛着小蘭的手，一隻手掛着小美的手。兩個女孩子一點也不羞怯地就把臉子靠近了郭主任的臉邊，不約而同地高興地這樣說：

「爸爸，媽媽問你好呵！」

這被叫着小蘭和小美的兩個女孩子，都是郭主任的乾女兒。她們是鎮上的人，差不多一個星期要來好幾次。有時，一來要住上個半月才能走。郭主任是喜歡認乾女兒的，他的乾女兒不單是小蘭和小美，還有什麼小春啦，小紅啦，小環啦……常常來玩的有八個，最大的年齡十八歲，最小的年齡十二歲。她們像小蘭小美一樣，有時來玩玩就走了，有時一來也要住上個半月才走。走的時候，郭主任照例要給她們買布匹，買鞋襪，買好吃的東西，還要派勤務兵趕着馬送。

劉淑英等小蘭和小美把所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她望着桃花的那隻手往郭主任的面前

一握，活潑潑地說：

「郭主任，你看！」

「呵……」郭主任趕快把那一束桃花接過來，他放在鼻子上聞了聞，然後又輕輕的用嘴吻着，他兩眼望着窗外的遠山，山上的紅綠，詩人似的吟味着：「呵，春來了。」

劉淑英祇是微笑着，她從沒有說話。

郭主任再瞧着桃花，依戀地說：

「多可愛的花呵。把它插到花瓶里吧，當心別傷害了花瓣呵。」

小蘭和小美坐在郭主任的身旁。她們時而瞧瞧郭主任的臉，時而瞧瞧案頭上的花瓶里那一束嬌嫩的桃花。

劉淑英站在郭主任的面前，她沉默了。她的心好像有着一種難以表露的寂寞的隱憂。她面孔上那嫣紅的笑影消滅了。她遲遲地用着細小的喃喃地語聲問了：

「郭主任，前方戰況怎樣？沙同志怎麼去了這些天還不見他回來？」

郭主任沉默着，盯了劉淑英一眼，接着笑了笑，慢聲地說：

「參謀長說戰況很好嘛。沙同志沒有回來，也許他的觀察工作還沒有完結吧。」

這個被稱為沙同志的，原來是劉淑英的已經同居的愛人。他像劉淑英一樣，除了担任政治部的幹事外，又兼任幹部學校的政治主任辦公室的教育副官。他們愛人一對是住在郭主任的院子中的對面一個小屋里，他常常要被郭主任派到部隊或前方去做編察工作。

劉淑英聽到郭主任給她以安慰的回答，她點點頭，羞怯地笑了一下。

突然，不遠的山谷中又發出幾響震動的大聲了。

郭主任把身邊小蘭和小美用手一推，他的屁股在炕上跳了幾跳，爬起來伸手在炕沿上抓起一雙馬靴來就往腳上蹬。

「怎麼炮又響了？」郭主任驚恐地說着，繼而大聲叫：「張奎祥，張奎祥！」

勤務兵跑進來了。郭主任慌慌張張地對他說：

「張奎祥，你快，快快到參謀長那里去，問問前方戰況到底怎麼樣？怎麼大炮又響了？快跑去，快快跑回來呵……」

當勤務兵跑出去沒有多大一回光景，忽然，外邊的天空上又響起了一陣由遠而近的噹噹的震動的聲音了。等劉淑英跑到院子里，仰起面孔向陽光所照耀的高空探望時，三架銀白色的敵機漸漸低飛着向村莊上迫近了。

郭主任兩手披着一件夾大衣，他呼呼地喘着，大步向街頭一條小窄路上跑去了。當他正想往一個低坡上奔爬時，一架飛機噹噹地打了個旋，便在他面前不遠地一個地方，丟下一個炸彈來。他驚叫了一聲往地上一仆，兩手牢牢地箍着自己的頭頂。他神經質地又爬起來，向左邊望了望，一轉身直朝着前面低坡跑過去了。飛機在他頭頂上噹噹地響。他的心突突地跳着，眼睛一發黑，他的身子像不由自主地便滾進一個坑窪里了。

「郭主任，那里邊有深的水呵……」劉淑英隱伏在一堆叢莽中，她在大聲地叫着。等到飛機過去，郭主任從坑窪里爬出來，他左脚上的馬靴已經失落了，而他的衣服

完全被一些污臭的泥水漿子浸濕了。

.....

晚上，郭主任被一種激憤的，苦痛的，叫罵的聲音糾纏着了，那看似大海中的一個潛伏的暗礁，被萬匹激流的奔馬所踐踏着了。十個被全體同學推舉出來的學生，站在郭主任的面前，用着同一的，堅決的語聲，質問般地在嚷着：

「……我們不能同意主任這樣開除他們……他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他們也沒有危害了抗戰。主任這種開除他們的理由，我們是反對的……爲什麼還要用繩子綁着他們的胳膊呀？這是傷害了四個工作同志的人格，這是給我們一個最大的刺激呀……」

郭主任現着異常不安，他身子顫顫抖抖地依靠着案頭站着。他的面孔漲紅起來。他兩手牢牢地抓着馬褲。對於學生前一段那幾句話，他聽來好像不放到心上，但後一段那幾句話，他聽來心中却感到有些不十分自然了。他蹙蹙腳，瞪着大眼，搖着頭說：

「怎麼？綁起來？我並沒有讓誰把他們綁起來呀！我不騙你們。我既然開除了他

們，我就不會再去侮辱他們……」兩隻手掌拍着案頭，發急地接着說：「難道我就這樣的混蛋嗎？我會叫人用繩子綁他們嗎？這，這，這一定是特務營的弟兄們弄錯了。他們照着過去的老習慣，以為要押送一個人，就必須用繩子綁起來！真是豈有此理，可惡透了！他們這樣蠢，蠢到了連事情都不會做……」

「主任，你不要騙我們吧，假若沒有你的話，或是軍事主任的話，就是當弟兄們再蠢，他們也不敢用繩子綁人呵！」

郭主任的面孔又是漲紅起來，他連拍着胸脯，表示着自己的坦白，尖聲地說：

「諸位同志，你們真冤枉我，我有良心，我有良心呀……」

任憑郭主任用怎樣的話來給自己辯解，可是學生們好像已經知道自己受了欺騙，所以一直沒有停嘴在向郭主任爭執着理由。郭主任被他們糾纏得沒有辦法時，最後，他氣憤憤地跳起來，怒聲地說：

「怎麼辦吧？就算我用繩子綁了他們，但是你們能把我怎麼樣？好好當你們說，你

們總不肯相信我的話，你們簡直不通道理！你們再嚙嚙嚙，我把你們都開除，看看你們能把我怎麼樣！……」

「怎麼樣？我們當然不能把主任怎麼樣！可是用不到你開除我們，我們自己也會走，我們在這里沒有保障……我們學習到什麼？……」十個學生生着氣，一邊說一邊走出去了。

房間里面只剩下郭主任一個人了。他像陷進了一個深的泥沼中，懶懶地邁動着兩隻失力的脚步，呆呆地站在房門口。他沉默了半天，粗聲氣地在喊勤務兵。當勤務兵從院子裏喘着氣急急忙忙地跑進來，郭主任的眼睛一瞪，嘴皮抽抖着，他伸手便在勤務兵的後腦杓上打了一巴掌，罵道：

「混蛋！以後不准你再走開，快去。請科長們到我這里來！」

勤務兵哭喪着一張臉，輕輕地走出去。住了一回，三個科長來了。郭主任對他們發呆了半天，他才把學生們來他房間里這一種事情告訴了他們。

卜科長聽了郭主任的話，他心里一陣充滿了恐懼與憎恨。他下意識地思索着，一隻手在額頭下輕搔了幾下。看了看郭主任，他吞吞吐吐地說：「主任，事情既然到了這一步，我們一不做二不休，應當叫特務營派弟兄們先把學生們看起來。」

郭主任點一點頭。這時，汪科長對黎科長瞧了瞧，用着徵求意見口吻說：

「黎科長，我看卜科長的辦法很對。你認為怎麼樣？」

黎科長的心困惑地震跳了一下，他的臉子發了紅，害羞似的微笑着。他喉音低得幾乎聽不大出來，這樣沙啞地說：

「可以吧，不過對事情處理，我們要往完善方面去想才對。」

郭主任好像沒有聽見黎科長的話；他祇是低垂着臉，在屋里踱來踱去。他的兩隻手總是不肯離開馬褲。他沉思了一會，決然地說：

「那麼：卜科長你趕快到特務營去見劉營長。我想馬上召集學校的政治員講話，叫政治部的同志也參加。」

匆匆忙忙地走出去，郭主任帶着汪科長和黎科長踏進了會議廳。

夜很靜，黑黑的天空失去了星海的照耀，那陰鬱鬱的，灰濃濃的，沉霧似的一面風沙的大網，網着死靜的街道，網着幽暗的空野。在每一個被黑暗所控制的地角上，無形的惡魔的風暴，時時做出一種粗獷的，沉悶的，尖銳的吼嘯。這不是一隻淳樸的寂寞的野歌嗎？那用眼睛探望不見的昏黑的邊際上，却瀰漫着從遠遠的荒邊吹來的一些鬱冷的濕雪的氣息呵。黑夜的春，它的美麗的翼影，現在是悄然無踪。

遠遠的深山中，一串馬聲嘯叫起來了。……

猛然，一陣不可阻擋的冷風，像無數很粗糙的大手掌，從高空伸下來，一直朝着燈光熒熒的會議廳的兩扇虛掩着的門板上撲擊去了。

當兩扇門吱吱地閃開時，站在一列長長的桌子一端的郭主任，他的頸頸子往大衣底領子里蜷縮了一下，而他的正在說話的苦澀的喉嚨，像被一個人用手使勁扼住似的，立刻發着沙沙的尾音，停止了。這時，圍坐在他對面，和左右兩邊的五十多個政治員，一

齊把眼珠子凝集到在被一枝燭光所炫照的，他的那發着慘白顏色的不愉快的臉子上。他雖然是在對大家講話，但他的話如同失去一種誘人的力量，是絲毫不會使人受感動的。他那過於善變表情，若是偶然被一個陌生人看見，那真會相信他是一個言行一致的忠於工作的人了。現在，他站在這五十多個政治員面前，自己的一舉一動，被大家是完全當着一幕滑稽劇中的一個使人發笑的丑角了。他有時笑笑，有時氣憤，有時竟幽咽地哭泣了。

會議廳沉於寂靜，窗外大風沙在吹動，在激揚……

郭主任深深吸了一口冷氣，他咬咬嘴唇，右手從馬褲袋里掏出來，重重地在桌面上掄了一拳。他又哭了。把臉子轉向牆壁，他抖擻着肩膀，一塊手帕按着眼睛。他慢慢地回過臉來眼睛發着濕紅。他微微笑着，聲音充滿了熱情，……

「諸位同志，你們應該相信我的話，我已經說過了，我愛我的同志，勝過愛我的弟兄……我雖然開除了四個學習的同志，但是我的心已夠痛苦了……你們想想，我再怎麼

能夠叫別人用繩子去綁人家的胳膊呢？……我冤枉，我向誰去申訴我心中的話呢？……」

郭主任的臉子又轉向牆壁，他用手帕在擦着眼睛。慢慢地轉過身來，這一回，他不再笑了。他注視着坐在他身旁那幾個派在學校工作的政治員，他突地暴怒起來了。

「現在我想要說的話就是，你們在學校的工作同志，太對不起我了，太對不起我了！你們想你們工作沒有給我做好，而我們已經開除的學生，又被人家綁起來，受了侮辱，難道說這種責任，你們就不負一點嗎？我開除學生，責任當然由我來負。可是這個呢？難道你們的眼睛全瞎了嗎？……」

這使人難以接受的，一頓毫無理由的熱罵，鐵似的擊痛了大眾的心了。一個政治員生着氣，面孔變成了青色，他幾乎要哭起來，立着身子大聲說：

「主任！我們的眼並沒有全瞎，但是，你如果做一件使我們看不見的鬼鬼怪怪的事，我們又怎麼能夠知道呢？」

郭主任的臉發紅了。他的拳頭又狠狠的在桌面上一掄，制止着說：

『不許你說話！不許你說話！你要知道我是一個政治部主任，你把我看當一個什麼東西呀……』

這時，黎科長站起來，把那一個政治員勸慰下了。郭主任直著眼睛，他漸漸地消了氣。他笑了笑，聲音異常溫和地說：

『諸位同志，我覺得我剛才所說的話，並沒有誤錯，可是，這位同志站起，就用很笨聽的話來激刺我！對嗎？你們想想。我說你們工作做得不夠，事實是如此。學生所以向我搗亂，這正是你們工作沒有做得好的原故……我希望，你們回去，把我所講的話，傳達給學生們，叫他們安心學習，不要把事情擴大……』

談話完結了。在郭主任熱烈的期望的微笑中，那五十多個政治員，每人帶着一顆苦悶的心，走出會議廳了。

……
夜深，郭主任已經睡了。黎科長和幾個失眠的政治員，冒着風沙的吹打，他們走上

了河邊，圍坐在草地上。他們開始談話了：

「……………」

「目前想把工作很快展開，我們應當先考慮『如何實現』」
「爲何沈毅的辭職，從黎科長的鐵一般的態度上找出來。」

立刻，一個政治員懷疑地問了：

「那麼我們用什麼態度對待郭主任？」

黎科長不加思慮地說：

「要把他看做自己的一個親愛的工作同志，寬恕他，影響他。」

另一個政治員忙忙插上嘴說：

「可是，他往往會失去人性，對待自己的同志。」

「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呵。一個個人主義者。」彷彿在解釋着，黎科長說着笑了。

「他還是一個領袖慾很強的人呵。」又一個說了。

「對的。你認識得很清楚。但是，無論怎麼樣，你們每一個同志，都不應當放棄他。」

風沙在吹着，河流潺潺在響着。但這響聲，有時清晰，有時却瘖啞了。一個政治員微微鬆了一口氣，他在黑暗中一對對燃燒着的眼睛投向黎科長的面前，於是，他溫柔而快樂地說了：

「黎科長，我用一句最愛證你的話，向你說明了我們的希望吧：你在主任與科長面前，缺少火一般的魄力。」

黎科長聲音顫抖着：

「我脆弱，我自己曉得，但是，我的苦悶也許你們懂得的，你們知道，我在主任與科長之中，我是一個失去一張嘴巴的人，我是一隻鼓不響的手掌呵。」

「正因為這樣，你更應該拿出你的魄力來。」

「是的，我總要尋一條路。」

……第二天，幹部學校的學生，向郭主任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今後，保證不許再以不正當理由開除任何一個學生，這樣，黎科長竟做一個調解人，在主任與學生中間，來往奔走，結果，學生們得到了郭主任的圓滿答覆，便在當天的上午照常上課了。

這一天的政治課是黎科長去給學生們上的，郭主任一天沒有吃飯，一天沒有出門，他悶悶地躺在炕上，像一個神經錯亂的人，他看見卜科長和汪科長走進房間來，兩隻拳頭一連地在炕上亂掄着，叫着說：

「我的威信失掉了……我再有什麼辦法叫學生們來聽我的話呢？……我這到學校去幹什麼？……你們說，你們說，我不去了，我真的不去了……他們現在不聽我領導，畢業之後派他工作，他們更不會聽我的領導呀……」

卜科長啞着喉嚨，顫抖地說：

「主任，你不要難過吧，我們總可以想一個辦法。」

「想一個辦法，有什麼辦法可想呢？呵，我的政治主任簡直不要幹吧，我的威信一

失掉，學生們第一個證问我呢？……』

卜科長有些茫然了，汪科長喘喘氣，半天，他才囁囁着說：

『主任，祇要你能堅決使用你的職權，一切還是有辦法的。』

郭主任苦笑着，他一隻手抓緊了自己的下巴，憤憤地說：

『好，我就這樣辦。』

然而，苦惱抓住了郭主任，從這一天起，他幾乎沒有一時一刻心中感到快樂的。他的思想淹沒了憂鬱的雲雨。他自己已經說不出來他是變成一個怎樣的人了。似乎在他面前的一切事物，影子，對他都是陌生的，對他都是冷嘲的。他深深地覺得從他身上是失却了一種搏跳的血脈的力量。那力量彷彿一個巨人，傲岸而堅定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心冷卻了。他沒再到學校，也有再到政治部。學校歷常經他手所處理的一切事情以及課程。已由卜科長代理了，而政治部的事情，仍像先前一樣，還是由卜科長一手去處理。

時光帶着捉摸不住的翅翼飛奔着。郭主任沒有走出院子去，整整有兩個月了。在這

兩個月的時間內，他忘却了天空的浮紅的太陽。他不知道窗外的春，在什麼時候遠遠溜走了。猶如害了一種不可治療的病，有時，他寂寞地徘徊在房裏面，有時他靜靜地躲臥在睏倦的睡眠中。

從前方回來沒有幾天的沙同志，十天前又被郭主任派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了。這樣，郭主任就把劉淑英看當是自己的愛人，每天她到房裏來給他做一些生活上的瑣碎的小事情。

幾個乾女兒送走，但接着幾個又接來了。眼前沒有細瑣的話語，祇有銀鈴似的笑；郭主任漸漸的陶醉在生活的夢幻中了……

炮聲好久不響了。郭主任顯然是忘却了在不遠的山谷中的自己的戰鬥的弟兄了。現在他是沉默着，不說一句話。一個充滿了春天的萌芽的，有意義的集體生活，却被他從身邊兩手推開了。

有時，政治員因為一件必需解決的事情跑來見他，他往往張着兩隻好像永遠睡不足

的睜倦的眼睛，失意般地幽幽地說：

「還是去見卜科長吧，他可以替你們好好解決的。」

「這件事暫由主任親自解決比較好。」

「那也不必。你知道我近來生病呀，身上不舒適，精神又壞……」

這是郭主任，對待工作同志的態度，大家放棄了郭主任，不如說郭主任放棄了大家。

有七個從遙遠的江南跑到山西去的青年，他們以偶然的機會參加了郭主任所領導的政治部。但使那七個青年覺得奇怪的，他們來了一個半月始終沒有見到郭主任的影子。他們每天躺在政治部的宿舍里，除了翻翻自己帶來的幾本書，那再紙有用被頭蒙上頭睡覺了。他們爲了要求工作做，曾經給郭主任寫過三封信。可是郭主任在接到他們最後的那一封信，終於叫勤務兵送來一個語句很簡單的小紙條來：

××請回吧。

關於工作問題，請即與卜科長詳談。

郭瑞麟 X月X日

那七個青年見了卜科長，在幾分鐘的短短的談話中，他們都盡情地把壓在內心的苦悶的言語吐露出來了。這時，站在卜科長身邊的黎科長，他還沒等卜科長發言，就搶着開口這樣說：

『那麼，就派你們到我宣訓科去工作吧，近來有許多工作要計劃開展。』

卜科長一陣不高興起來，他吞吞吐吐地說：

『那也好。不過，我們應當去徵求徵求主任的同意才是。』

『用不着徵求吧，主任不是說叫你来決定這件事嗎？』黎科長微笑着說。

卜科長默默地點了點頭。

一個星期又過去了。但郭主任的脚步仍然沒有走出院子去。一天上午，他坐在房門口外一把椅子上，兩眼朦朧地在閉着。一隻手懶懶地撫摸着頭髮，一隻手輕輕地在膝蓋

上拍動着。一回兒，他睜開眼睛看看西去的太陽，又看看掛在屋簷底下一條繩子上的全套黃華達呢夾軍裝，他站起來，朝着自己的房間里叫：

「劉同志，把我的軍裝拿進去吧。」

等到劉淑英把軍裝剛剛拿進去掛到牆壁上的衣架上，郭主任從院裏急急忙忙地走進房間去，他在案頭上一個皮包找出來沒有用過的，一對金鈔，帶着一個星花的領章。他凝神地看了它一眼，愉快他說：

「劉同志，你把這給我綴到夾軍裝領子上。」

劉淑英眼睛一大，驚喜地說：

「郭主任，怎會有金鈔的？真漂亮呀……這不是少將的領章嗎？」

郭主任在嗓子裏輕聲地笑着說：

「是呵。」

「郭主任，你不是上校嗎？怎麼？怎麼……」劉淑英手一停問了。

郭主任又是在嗓子裏輕聲地笑着說：

「上校固然是上校，可是等到新編制一下來，我就是少將了。」

「呵，少將，怎麼上邊有這個消息嗎？」

「消息早就有了。本來一個軍部的政治部主任階級就是少將呵。」

郭主任一隻手摸着綴好的領章，他幻想的眼睛迷迷地閉上了。

是在一個星期日的夜晚，政治部照例又開小組會了。主席是卜科長，他向大會簡單

地這樣報告：

「諸位同志，今天小組會是檢討批評，凡關於軍部，政治部一切工作做得不夠的地方，或是任何一個同志有什麼錯誤的地方，都希望大家提出來檢討和批評。」

像往日一樣，這個會是被沉悶的空氣壓住了。一個並不怎樣大的窳洞，竟充滿了死的寂靜，這寂靜的程度，竟連每一個人的呼吸的聲音都可以聽得很清清楚楚的了。

卜科長的眼睛搜巡着每一張面孔，他重複地說：

「希望大家不要沉默，每個人要熱烈起來發言。」

在一盞幽暗暗的油燈的光輝下，許多隻眼睛是在默默的互相瞧着。大家彷彿很疲倦，又彷彿要睡眠。這時，坐在炕沿上那七個新來的同志之中一個人立起來了。他態度和善地小聲說：

「主席，請允許我發言。」

卜科長回隻肩膀照子向前一聳動，點點頭。

那個同志慢慢地說了：

「我要批評郭主任……我來了眼看快一個半月了，但是，我沒有見到郭主任一面。他不到政治部來，他不和我們同志接近，而且他也不來參加我們的小組會……我要批評他的就是這些。」

卜科長的面孔一陣難看起來，如同自己已受了別人的批評，他顫聲地說：

「這個。我給你來解釋吧……你們是不知道的郭主任，他，他近來正生病，所以不

能見你們，所以不能夠出席來參加我們的小組會。

會場驟然熱烈起來了。那新來的同志，以及舊有的同志，他們都起來發言，有的說，郭主任就是有病，也可以和同志們發生一種聯繫，有的說，交換工作上的意見，這是每一個工作同志必需有的態度；還有的說，郭主任，始終不能和同志們過一個艱苦的共同的生活……

卜科長被這些話激刺着，他的心突地跳起來了。他的手不住地去擦動着冒汗的額角。他的喉嚨有些乾渴，半天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檢討着，批評着，一個半鐘頭的時間，很快地過去了。

從會場上出來，卜科長一邊思索着，一邊默默地走着，在初夏的夜月光映照着的死靜的街巷里，卜科長有如一個可怕的鬼影，蹣跚地走着，他一直朝着郭主任的院子里走了。唯恐讓別人聽見，他輕輕地用一個手指敲着關閉了的兩扇門。忽然，那發着一片幽光的小小的窗戶，倏然黑了。卜科長一隻耳朵貼在門上靜靜地聽了聽，他小聲的說：

「主任，怎麼睡了？我是，我是卜科長呀……」

「有什麼事？」

「你快快開門吧，政治部又發生了事情。」

門開了。等到卜科長剛一進屋，隱藏在門後頭的黑暗中的一個人影子，悄然踏出門口，便溜到院子里對面的一個小屋子裏去了。

點上了燈，卜科長的眼睛在四週搜巡了一遍，他低下頭，奇怪地笑了笑。忽而，他仰起面孔，做出緊張的表情來，急聲地悄悄說：

「主任，今天小組會上又有同志批評你了……真是豈有此理……」

郭主任把披在身上的的一件棉大衣，兩手緊緊一掩，紅着的一張面孔上的筋肉跳了幾下，他眯眯眼，慌忙地問：

「怎麼？」

這樣，卜科長就把小組會上的情形向郭主任詳詳細細的報告了一遍。最後，他又以

遲頓的聲音重複地說：

「若是沒有新來的七個混蛋站起來，我想恐怕舊同志誰也不肯發言的，大家是受了他們惡毒的傳染，才一個一個都站起來……」

郭主任茫然了：

「呵……」

突然，卜科長想起了剛才他站在門外時，聽到房間里有幾聲女人的動靜，而進來時又覺得從他屁股後溜出去一個人影，於是，他的臉子一沉，立刻在心里生出幾句使郭主任聽到非震怒不可的話來。身子向前移動着，眼皮往上一跳，嘴巴子便湊近了郭主任的耳邊，他鬼鬼祟祟地啞着喉嚨說：

「主任，還有一件事情，這件事情簡直有害你的名譽……」

郭主任焦急的問：

「什麼事呀……」

「什麼事？你知道，現在外邊給你傳播謠言呀，……我告訴你，今天在開小組織以
前，我到政治部宿舍，我剛一進院子，我聽到有好多同志在房里談論你……那七個新來
的同志，也不知他們故意造你謠言，還是從那里聽來的，他們就對大家說，說你和劉淑
英同志講戀愛，已經同居了。……他們還說你認了那麼好多的乾女兒，是人說的話嗎？
多難聽呀……」

郭主任生氣了？

「……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卜科長瞪着一對大眼說。

「我看這七個傢伙也不是好東西呀……他們說不定都有背景，有意來搗我們的亂……」

郭主任連在腦子里想都沒有想，他伸手在炕邊抓起一隻勃朗甯手槍來，怒冲冲地

罵：

工作甯肯不做，也不能叫他們在這搞我們的亂。……」郭主任恨聲地說。

「不過，這件事以後你想想會痛苦的。你對一切事情應該觀察，探聽，思索。你要相信你自己。對別人的每一句話……」

還沒等黎科長的話說完，郭主任搶着說：

「那麼，你聽爲卜科長的話是不可靠嗎？」

黎科長沉默着，他悲感地說：

「我並不是要在你面前指摘別人的錯誤。想想工作，想想你所站的地位，我總認爲

昨天晚上你所處置的這件事情，是失去理智的分析。」

「那麼，你是說我做錯了嗎？」

「是的，你已經錯了。」黎科長抖着細小的聲音，他的面孔是浮着一種從來沒有的

溫和的笑。「我已經說過，這件事以後你想想會痛苦的。」

郭主任默然了。

黎科長喉嚨張大着，他惡毅地又說：

「我是一個不會說話的人。我常久的沉默你是看出來的。在今天，我用了像對待每一個工作同志一樣的熱誠來勸你，你知道我的心是充滿了希望，充滿了快樂……」

郭主任低垂着臉子，他的眼睛不住地偷偷地在看黎科長。

黎科長沉靜了一回，他去抽動着有力的嘴唇說：

「你過去的生活不要再管它吧，但是明天，你就應該離開你的房間，去接近風

寒，去抓緊你的工作……放棄你的個人主義，放棄你的領袖慾的幻想……」

郭主任祇是默默地瞧着黎科長的臉子，但他半天沒有說一句話。

火 場

島的春天，一片一片落紅在人們心靈上凋殘了。……

從此，再沒有燦爛的櫻花季節了。誰相信還能回到自己的國土，自己的家鄉？那些被遺送到征途上的，內心充滿了春天的憂鬱的苦難的人羣，他們望望太陽，（祇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太陽是可愛的。）望望藍色的大海，於是一個一個把自己一顆寂寞的心，遺棄在依戀的人們身邊，走向遙遠的海的彼岸的戰鬥的中國來了。

當兩隻運輸艦在波濤湧湧的激流中狂野的吼叫駛進塘沽口岸時，那個幾天幾夜一直
到患着失眠症的一等兵梅田原次郎，從甲板上的士兵羣裏擠出來，他用一隻髒污的灰
手，不習慣地抓了一把背在他右肩上的一枝大槍，然後又揉着兩隻微微帶點睡意而紅腫
的眼睛。他懷怯地向被黃昏的黯影所籠罩着的，猶似浮着濃濃的烟霧的灰色的海岸探望

着。這海岸對他一點也不陌生：幾年前，當他從大學文科出來之後，他以幻想主義者的悠閒的心情，曾經漫遊在中國北方的幾個大都市，於是這海岸幾次做過他行旅的驛站。然而，那已經是失去的平靜的生活了。現在他徘徊在這北中國的春風寒峭的海岸上，他的心却有着一種嚮往的傷痛的深處呵。……

晚上，他再不能夠安安穩穩地睡了，從當做部隊的一個臨時憩息處的冷淒淒的車站走出來，他在附近一家老百姓的院落裏找到一捆乾柴，帶回去便在一個幽暗暗的角落裏點燃起來。坐在火堆旁邊幾塊乾柴枝上，他一邊烤着兩隻脫掉皮鞋的凍得又發紅又發癢的腳，一邊把兩隻消瘦的手在跳跳動動的紅火焰上撥弄着。他靜靜地思憶着，好像浮現在思憶中的一切的物事與影子都不屬於他了。他聽不到有一點聲息，從遙遠的遠處，或是從黑暗的夜的邊際上傳送過來，他從沉默與寂靜裏冷抖着站起身來，看了看好睡在地上的綑倦的伴友們，他恐怖得幾乎要跳起來了。那一張一張如同死人般的癡癡的面孔，彷彿在顫抖的泣哭着。而每一個睡着的人的喉嚨裏，時時有着一種像咒罵似的長惱不

安的夢囈在吐露着。……這些被死的恐怖魔手，所控制的失去生的慰藉的喘息與影子，如今，初次呻吟在梅田原次郎的眼前，他被觸動得深深的感覺到屬於他的，那人類本能的愛的同情，開始在他的心中起着隱隱的深痛的萌芽了。理智與感情的搏鬥，這時已經使他陷入孤冷的幻想的悲失中了。

梅田原次郎冷冷地打了一個顛，他眼睛一黑，兩手掩着面孔就又坐在火堆旁邊了。燃燒的紅火在照耀着他的頹喪的身影。他沉默了半天，一隻手在黃呢子大衣的內層袋子裏掏出一封在船上寫好的家信，他重重複複地又看了幾遍，自己有些窘迫的樣子；好像這封信還有許多話沒有寫進去，他想想寫進去的話又實在不能夠表明了自己現在的心情。他一隻手拿着信，一隻手抓住下巴頰，惘惘地發怔了。

在沉默中，梅田原次郎的心跳動了。他那被燃燒的柴火所照耀的兩隻凝結着一層亮光的黑眼睛上，突然落下幾滴淚珠來。這淚珠彷彿立刻變成了血，這樣，他提起一枝筆來，就在自己的日記上，塗上幾句血淚的字跡：

妻病臥床兒叫飢，

去國天涯心淒泣；

今朝死別非生別，

唯有皇天后土知！

第二天，柳田原次郎隨着部隊開往天津了。那以後，他便拖着一個疲倦的身影，呼吸着戰爭所給他的一些永遠呼吸不完的窒息的火藥的氣味；在河北大平原，察哈爾長城邊，綏遠大青山，以及蒙古草原地帶，他的生命在遭受着流血的災難，充滿着他的面前的，是一些屍體的堆壘在填滿着戰爭的壕溝。他做爲侵略者的戰爭的俘虜已經兩年多了。在這兩年多的悠長的歲月中，他清清楚楚地記得有兩個春天在他的幻想的夢境裏蒼老了，消逝了。他懸望着櫻花的祖國，懸望着失笑的妻，懸望着哭叫的嬰兒……

紅格爾圖戰役，梅田原次郎受傷了。可是，等到他的傷剛剛治療好，他又被派到晉口師團，開往山西了。

八月的呂梁山的大動脈跳躍起來了。在遠遠近近的峰巒上，在高高低低的山丘上，在無邊無際的森林裏，在茂密叢生的草原上，秋天的春，洋溢着一種醉人的馥郁的氣息，渲染了一片深湛的炫耀的綠色光波。野花正笑開了嘴，它睜着智慧的眼睛，似乎在向烽火燃燒的大地投送着鮮奇的紅色的凝眸。蚊子，草虫，蝴蝶，蟋蟀，鳥，獸……它們帶着生命的搏鬥力，在草叢中，太陽光下，樹林間，人們的身邊，飛着，跳着，歌唱着八月的快活的交響曲。

山野是遼闊而廣大，黑黑的一片，如同開掘的煤嶺，發着閃亮的光芒，望不見邊際，也望不見盡頭。有時，山頭的遠處，被一陣粗野的叫囂的風沙捲來了一層昏茫茫的黑色的雲海，這雲海帶着憤怒，驚恐，和叫囂，它掀起了千萬支搏動的激流，向滿山遍

野浩盪的衝擊着，呼應着大地上的受難者的心靈的歌唱。

這是一個新的年代。山野從來沒有一時的沉默；無論夜間，無論白天，在跡劃開一條路，巨大的隊影，默默地說着一句話，一句萬衆一心的堅毅的話。這樣，一列一列的隊影潮浪似的湧來，又潮浪似的通過去了。在山林的潮濕的泥土上，在祖國的大地的心臟上，一面一面戰鬥的紅旗子，抽擺而有力的叫起一排一排的槍聲，叫起大風沙的地帶上一串震跳的呼聲。這槍聲，這呼聲，一遍又一遍，終於擴大成山野的永不停止的聲海在轟然而響動着。……

在汾河西岸的山巒起伏的野地上，那戰來戰去的始終沒有立下腳的谷口歸園的一支部隊，又沿着汾陽離石間的一條蜿蜒的公路向西行進了。半路上，他們潰散了，他們被廣大的山野的聲海湮沒了。像一條爬走不動的病蛇，這支部隊的骨節一段一段被槍聲穿拆開了。

黃昏，他們集合在一個荒僻的山村上。這山村有如一座死寂的荒墟。沒有炊煙，沒

有牛羊，沒有雜犬……家家戶戶的大門都掩閉着，在外頭的門環上加掛上一把鐵鎖。

中村隊長站在大街上，他一隻手握着一把馬刀，一隻手又牢牢地抓着一枝手槍。他的一張像喝醉了酒的發紅的臉子上的筋肉開始抽跳了。而他兩隻陰沉沉的眼睛凝聚着毒恨的光芒久久的在搜巡着他面前的那一列一列房屋。他猛力嘶裂開他的喉嚨，用着一種慣常的暴怒的語聲，這樣簡單地叫着：

「搜搜看！」

於是，每人握着一枝大槍，搖動着已經上好的刺刀，幾個人一小隊一小隊的走進人家的院子去了。

梶田原次郎和三人剛剛走近了一家大門口，他的身子一聳動，一張灰黃黃的臉子立刻向腳底下低垂着了。他把握在手裏的一枝大槍用肩膀使勁一挾，右手很快的便伸出去在那個叫做張國祥的東北人胳膊上一扯動，異常恐懼地說：

「慢點，進去的危險呀！不知院裏藏着游擊隊沒有？」

張國祥的兩道圓大的眼光凝凝地注視着梅田原次郎的臉子，他沉默着，輕輕地說：

「這個誰能知道呀！」

梅田原次郎有些怯然了。他失神般的睜眼。他的一顆不安的心沖沖地跳起來了。彷彿陷入了一個醜惡的幻想裏，梅田原次郎突然被一種恐怖的死的陰影包圍了。

這時，站在他身旁的那個從東北微來的朝鮮農民朴海龍，瞪着兩隻憂鬱的眼睛，不住地在對梅田原次郎默默地看着。他內心充滿了單純的同情的直感。他時時在腦子裏思索着梅田原次郎曾經對他說過的一些厭倦於戰爭的激憤的話，那些話像他心中的話一樣，却使他始終不能忘記了自己的受難的生命，自己的遺棄在遠方的妻子。

一個愛着自己的土地，犁耙，牲口，和把生命寄託在自己的希望中的樸實而純正的農民，他還有比被人從自己的家中趕出來更悲哀的事嗎？這朴海龍，當他每次想到他被人從祖國的大地驅逐到鴨綠江對岸的東北大草原上時，他那一顆空虛的心幾乎要破裂而

崩碎了。然而，如今，他連東北大草原上的氣息也呼吸不到了。……

梅田原次郎靜靜地站着，兩隻眼睛從大門縫裏向院子瞅了瞅，他用着疑慮的聲調，自語般地說：

「開開門吧，我們進去看一下。」

張國祥 and 朴海龍躊躇着沒有做聲。

梅田原次郎立刻把眼光送到依靠着大門框在那兒發呆的，那個曾經被打過啞針的東北青年劉鐵民身上。這一個從生長的遙遠的大地上被趕到自己祖國的山野的人，他抽爨着他的一張張不開的嘴，彷彿在低語着他的說不出來的心中的話。他暗暗地向梅田原次郎回應了一個憂傷的淒苦的微笑。

馬靴踏着街心的石子路跔跔地響來了。張國祥望望那個走來的人影，他慌慌忙忙地說：

「中村隊長，中村隊長來了。」

「快快敲開門搜！」中村隊長走到他們面前直着喉嚨粗叫着。他向張國祥劉鐵民兩人瞪了一眼，接着說：「你們兩個先進去，快快回來報告。」

當他們兩個人走進院子，正用手去推動着那掩閉的兩扇屋門，忽然，從一個又髒又黑的小房間裏輕輕地叫出了幾聲呻吟般的語聲來：

「老總們，我是一個病老頭子呀，你們……可不要……糟踐我呀……嗯嗯……嗯嗯……唉……」

他們兩個人向炕前走去，看了看躺在炕邊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這老頭子身上蓋着一條破被頭，他的長着幾根稀辣的灰白髮絲的頭，從被子裏鑽出來，現着很費力氣地把臉孔往一邊扭轉着，張開了兩隻瘦小的眼睛直往對面看。

兩個人受了深深的感動，他們見到這老頭，如同見到自己的父親，於是他們每個人握住了老頭的一隻手。

張國祥渾身發着抖，他着急地小聲說

「老鄉，我們，我們替中國人，我們的家在東北……我們呀日本人拉來的，你，你不要怕我們兩個呀……你你，你怎麼不老早逃走呢？啊呀……你留在家裏還能你的命嗎？日本隊長在外頭，他就要進來，怎麼辦呀，……」

老頭從被子裏爬起來，他一隻手按着炕席，一隻手抓緊了劉鐵民的肩膀頭子，他恐懼地說：

「呵，我，我有病不能逃走呀，我就是一個人……」

劉鐵民張着嘴，啾啾發着沙沙的響聲。

一回兒，中村隊長帶着梅田原次郎和朴海龍走進屋來了。

老頭子的一隻右胳膊被中村隊長的一隻左手抓緊了。他顛顛抖抖地動也不動的把身子依靠在壁上。他看了看對準着他胸口的中村隊長的一枝手槍，他的臉子一陣蒼白了，他聲音細小地哀求着：

「皇軍老爺，你們搜搜吧，你們看看我老頭子是個壞人還是一個好人……我有病，

我沒有兒女，我一個人不能逃走……」

中村隊長的腦袋往後一轉，他面對着梅田原次郎嚴厲地說：

「把屋子搜搜看！」

梅田原次郎回應了一聲，他懶懶地就向屋子的黑暗角落裏搜看着。搜了半天，他什麼也沒有搜出來。

中村隊長一隻手製着老頭子的一隻胳膊，就把他從炕上拖到地下了。

「把他殺掉吧！」

當梅田原次郎聽到中村隊長向他這樣命令時，他的心怯怯地跳了。對蟻伏在地上這個衰老的生命，用一把刀毫無理由的去傷害他，在梅田原次郎還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一次。如果說他是不忍心去看一個生命的叫喊，流血，和死滅，還不如說他自己的生命正走上了叫喊，流血，和死滅的境界了。在兩年多的戰爭裏，梅田原次郎到底交給戰爭一些什麼呢？他不知道，他自己始終不能夠回答。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也許他時時刻刻在

企圖用自己的力量給自己解除「戰爭的武裝」吧？也許他已經帶着一個絕望的戰爭的惡夢，讓一個突來的死神抓走了他的生命吧？在他的日記上，那是找不到受難者的被傷害的靈魂，受難者的被殺戮的生命，一些誇耀得嚇人的一個巨大的數字。他的日記上祇有自己泣哭的淚，祇有自己心痛的血，祇有遙遠的夢，祇有自己的沉默的語言。

他微微的笑着，仰着臉子看看中村隊長，他感覺苦痛地這樣說：

「他不是一個病人嗎？殺掉他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中村隊長深深地思索着，他用手揪着老頭子的一隻耳朵，蠻兇地叫着：

「好，讓你再活幾天吧。走，吃水的井埋在什麼地方？領我們去。」

老頭子一邊沉默着，一邊遲疑地回答。

「好好，我領你們去。」

天黑了。遠遠的廣延的山野，漸漸罩上一層灰濛濛的霧影。

老頭子一跛一跛地從屋子裏走到大街上，他正要往村東頭走，忽然，他腦子裏如同

想起什麼事似的，便停下脚步了。他啾啾跟在他後邊的二十幾個人，微笑着說：

「皇軍老爺，我回去拿一根扁担，好給你們挑水哪。」

等到老頭子把扁担拿出來，梅田原次郎一邊走一邊問：

「老頭子，你的什麼病？」

「發瘧疾哪。」爽快地回答。

梅田原次郎再沒有說什麼，一直跟着老頭走。

到了井邊，老頭子用手指着那被樹枝和土掩蓋着的井口，他機警地笑了笑，說：

「你們把井口扒開吧，我到上邊山坡上那家人家去借木桶來，給你們挑水哪。」

老頭子說完了話，他直朝着山坡走去了。走了沒有幾步，他回頭望望，於是他向右

邊一轉，偷偷地就爬進了峽谷，這樣，他的身影在黑暗中消逝了。

在住了很短的一個瞬間，峽谷的邊崖上，猛然響起了一陣機關槍的聲音，這聲音帶着

紅紅的火波，一直射向井邊上來了。

村莊上的槍聲他開始響了。井邊上的人，有的仆倒了，有的墮落到井裏了，有的在
地上爬着，有的向村莊大步奔跑了。

梅田原次郎奔跑了幾步，他有點怕。跳到一個低坡下，他的身子蜷縮起來了。他一
隻手抓着朴海龍的胳膊，一隻手又抓着張國祥的胳膊。他臉上冒着一股冷汗，身子不住
地在發抖。他喘喘氣，臉子探到外邊望了望，低聲地說：

「游擊隊不會打進來吧？怎麼槍聲怎樣近呀……」

他沒有聽到有一個人來回答他，好像他的話是被繼續不斷的槍聲壓伏下去了。

早晨，中村隊長站在從井邊抬回來的十四個屍體的面前。行過軍禮之後，他對梅田
原次郎用着譴責的口吻大聲說：

「你想想吧，這十四個人是怎麼死的？……」

梅田原次郎茫然了。

中村隊長又說：

「他們是被你要求放走的那個老頭子害死的呀！」

梅田原次郎面對着中村隊長，他的臉上一陣浮現了一層驚奇的顏色。

中村隊長蹙馬鞭，憤憤地自語着說：

「假若把他殺掉，那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不久，在龜石附近的公路上，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遭遇戰了。然而，在這一次戰鬥中，谷口師團的這一支部隊傷亡了八十多個人。受重傷的人都被火焚燬了。那個朝鮮農民朴海龍也就在這一火中，帶着一個幽咽的靈魂，他的不完整的生命的軀體，被活活焚葬了。

谷口師團長從汾陽趕到，行過火葬禮，他站在士兵隊列的前邊，用兩隻大眼珠子在帶着士兵的面孔，但這些士兵的面孔，有的像是哭泣過，有的一直在低沉着，還有的眼裏含着彷彿在輕輕地呻吟着……

他開始講話了。最後，他一邊思索着，一邊用這樣的語句來結束了他的講話：

「……我們不論怎樣困難，必須團結強幹到底！假若我們不能團結，各自逃散，將來會完全被中國人解決的……我們要團結一致，渡過黃河，奪取大西北，那時，你們就可以調回國去……」

說完，谷口師團長再用兩隻大眼珠子掃着士兵的面孔，這時，他自己深深地感覺得他的話並沒有激動了大家。他怔怔地站着，很久很久，他才移動開自己的脚步。

梅田原次郎拖着疲倦的脚步，他孤獨地走着。坐在一道溪流的邊岸上，他像要睡眠似的就把身子斜依在草地了。他的腦子開始不安了。這不安，是由谷口師團長剛才所講的話而引起的。不知什麼時候他抓起一片枯黃的落葉用手指撮弄碎了，他把兩隻手一揚，接着掩上了面孔，他喉嚨抖着低噓的聲音，暗暗地在想着：

——奪取大西北，調回國去……又是欺騙的話……

梅田原次郎的眼睛剛剛閉上，突然，一片燃燒的火影捲着朴海龍的屍體活現在他的面前了。接着，火影一片一片擴大了，朴海龍的屍體又被一堆一堆的屍體壓遮着了。他

閉了眼睛，惘惘地向遠處看着，他大聲叫了：

「火燒呀……火燒呀……」

一天，谷口師團的這一支部隊，又在一箇山村宿營了。

士兵們三五成羣的到一家一家住戶里去搜索女人，米麵，菜蔬，雞鴨，和雞蛋，：

中村隊長帶着瀟灑的一種醉意的身子，從屋子裏走出去，他和一個士兵走進村兩頭的一家。他朝着圍在鍋門口正忙着燒飯的那幾個士兵搜了一眼，冷聲地問：

「這家有老百姓嗎？」

第一個站起來的士兵是劉鐵民，他害怕的樣子，看看中村隊長，立刻擺着一隻手，又搖着自己的頭。

中村隊長瞪着兩隻發紅的眼睛凝視着站在他面前的梅田原次郎，張國祥，和另外一

一家一家走去。當他和那個士兵剛剛走進一家院子里，一種細碎而顫動的聲音，從院子東邊一堆乾草柴里發散出來了。中村隊長脚步輕輕一停，他的思想被一種疑恐的驚恐壓制着了。他從腰里掏出手槍來，連連疑都沒有遲疑就把身子挺向草柴跟前去了。

他命令那個士兵打開手電筒照耀了一下，便把草柴掀開了。

中村隊長嚇了一跳，他把一隻手槍往前一觸動，却恨恨地用槍筒照着從草柴里伸出來的一張發老的面孔頂了一下。這時，那個士兵的兩隻手鷹爪似的便撲上去了。等到那個老年人被士兵揪着頭髮拖出來，草柴嘩啦的一聲，一個哭叫着的老太婆的面孔又鑽出來了。中村隊長仔細一瞅，他咬緊了牙，粗暴的喊：

「快滾出來！」

老太婆的身子一動一動的往外爬。爬着爬着，她像要暈倒的樣子，直直的把身子仆臥在地上了。

中村隊長一邊伸手往外拖，一邊用腳連連地在她身上亂踢着。

老太婆正在使勁抽動着自己的身子，但她的衣襟却已經從草柴裏伸出手來的一隻發顫的手抓緊了。

中村隊長的眼睛冒火了。他怒吼般的跳了跳，身子往下一伏，伸手便把抓緊老太婆衣襟的那隻手腕握住了。她坐在中村隊長面前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這女孩子有一張圓圓的面孔，兩隻大眼睛，她的頭髮黑黑的，梳着一縷辮子。她恐懼着，大聲的哭喊着。她兩隻很瘦的小手，不住地在扭動的遮掩着自己的面孔。

中村隊長連擁帶抱的把她推到屋裏去。點上燈，他一聳身，兩隻胳膊攬着她的肩膀，使把她抱到炕沿上，他瘋狂地張開一張血腥的大嘴，噴着酒氣，在啃咬着她的面頰，額頭，鼻子和嘴唇。她哭着，掙扎着身子往炕里邊退縮着。她兩隻胳膊抱住頭，蝸牛似的就把身子蜷伏在炕角邊了。他身子往炕上一仆，伸手又把她揪過來了。

這時，老太婆披散着頭髮，僵僵着背脊，伸縮着兩隻打抖的手，直朝着中村隊長撲來了，她用着悲沉而哭泣的聲音叫着：

「你不能糟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呀……」

中村隊長轉過臉子去看了一看，身子往後一反，一脚就把老太婆踢滾在地上了。

老太婆爬起來又往中村隊長身上撲，中村隊長恨恨地咬咬牙，伸手從刀鞘里拔出一把短刀，他反身一用力，短刀却正刺中了老太婆的胸脯了。……

女孩子看着自己母親躺臥在地上，她呆瞪着兩隻淒傷的眼睛，幾乎要昏厥的樣子，一個瘦弱的小身體無力被夾在中村隊長的懷抱裏向外掙扎的倒歪着。她的一件單薄的上衣被他扯裂開了。她的胸部在劇烈的跳着。一對微微凸起的乳房，隨着呼吸的迫促，不住輕輕地聳動了。

他壓在她的身上，一隻手在按着她的兩隻胳膊，一隻手便把她的袴子裂破了。她痛苦地叫着，聲音低幽幽地。但這些幽幽的聲音，漸漸聽不見了。……

中村隊長向女孩子的裸露的身子凝視了一遍，他皺着眉頭，現出一種兇狠的表情來，他暗暗地想：

——還是殺掉她吧！

於是他一隻手捏緊了她的喉嚨，一隻手悄悄的又從刀鞘裏拔出那把短刀來，直朝著她的心口窩刺去了。

血流滿了炕，一個年輕的被污的靈魂殘破了。……

走出屋去，中村隊長對站在他面前的那個士兵問：

「老頭子呢？」

士兵很快地回答：

「殺掉了……」

「好的，我們走吧。」

夜已經深了。

街上時時有女人的哭聲，小孩子的叫聲，以及士兵的放縱的笑聲……

徘徊在街口站崗的梅田原次郎，背着鎗在大街上走着，這時他看見中村隊長和一個

士兵從他面前不遠的一家門口走出來，他持着槍立正的姿勢靜靜地站下了。等到中村隊長走過去，梅田原次郎輕輕地朝着中村隊長剛出來的那一家門口走去了。進了院子，他打開手電筒向四週一照，他被躺在地上的血泊裏的一個黑的人影子嚇了一跳，轉身便跑出大門來了。

梅田原次郎向前走了幾步，他用手推醒了坐在一家大門口前的石階上打盹的張國祥，他低聲地說：

「走，我領你去看看那一家！」

張國祥站起來，把大鎗往頭上一掛，他跟着梅田原次郎便進一家院子裏。梅田原次郎剛剛打開手電筒一照，張國祥搶着說：

「呵，又殺掉一個！」

進了屋，在黯淡的燈光底下，梅田原次郎被蜷臥在地上和炕上的兩個動也不動的血的屍體嚇呆了。

「一家三口都死了！」

聽了張國祥這充滿了感傷的話，梅田原次郎接着說：

「這一定是中村隊長那個傢伙幹的。我看見他從這院走出去的。」

兩個人默默地從屋子裏走出去了。

梅田原次郎目送着向不遠的一個院子走去的張國祥的模模糊糊的背影，他孤伶伶地在街上踱來踱去。夜風帶着有力的砂土，發着烏烏的聲響不住的在往他身上吹打。他眼前祇有黑暗，這黑暗他越看越深，似乎沒有高低，似乎也沒有邊際。他低垂着頭一步一步地走。他鎮靜着不讓自己有一點害怕。但黑暗是緊緊地包圍着他，緊緊地追隨着他。好像他永遠沒有方法使黑暗離開他一步。他終於害怕起來了。於是他看見一條一條呻吟的血影在向他喊叫，在向他追捕了。他的脚步漸漸跑快，一直朝着睡眠的處所奔跑了。

踏進屋，他的腦子清醒了。他知道這是一個幻想的惡夢在纏繞着他。

忽然，屋子騰起一陣喧鬧的聲音了。一大堆人圍着在爭搶着什麼。一個士兵在騾

子裏摸了半天，摸出了一塊捲在一起的帶血的溼淋淋的月經布子來。他兩手把它一伸，像帶口罩那樣就給正在裂着一張大嘴發笑的一個傢伙遮在鼻子和嘴上了，接着是一片啪的掌聲。有人在叫着：

「什麼味呀？」

梅田原次郎從沉寂中興奮的站起來，他用着諷刺的口吻，笑着說：

「大概是香味吧？就像女人的肉體那樣香吧。聞聞一定會舒服的呀。」

當一片繼續而來的掌聲還沒有停止下去，另一個士兵站起來了。他從自己的懷裏掏出一雙繡花的紅緞子纏足的女人鞋，他一隻手拿着一隻在大家的面前亂擺着。擺了一陣子，便把鞋子偷偷地放到一個人的嘴唇上了。

梅田原次郎靠近那個拿鞋子的士兵，他伸手就搶到手裏一隻，像是在打抱不平的樣子，把鞋尖往那個士兵的嘴裏一插，他冷笑着，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

「你應該自己先聞一聞呵，這是你自己去搜索來的一件珍貴的好東西哪。」

又是一陣笑聲。又是一陣露聲。這笑聲，掌聲，像是要震碎了這一個漫漫的黑夜，震碎了梅田原次郎的一顆寂寞的心。……

如果說一個人偶然想到自己生命的死亡，而把憂傷，絕望，和悲痛完全寄存於酒醉的呼聲裏，這不僅使梅田原次郎能夠看到別人，現在連他自己也正是這樣一個人了。

在這日夜吹括着冷颼颼的風雪的山野上，在這像幾座荒墳的碉堡的淒冷的崗位上，梅田原次郎每天每天在徘徊着，仰望着灰暗的死寂的天空，仰望着自己所望不見的那遠的海岸。……

四個多月了，他在這山野上，他在這碉堡上，孤守着自己的一個殘破的夢，孤守着自己的一個被拘禁起來的命運。

一天晚上，梅田原次郎在深夜醒來了。他伸手摸摸躺在他身旁的那個兩個月以前從綏遠調來的一直在生病的五十歲的一等兵鈴木喜太郎。這時，一種絕望的呻吟聲音從他

黑暗的身邊抖叫起來了：

「我就……這樣……要死在中國嗎？哎……什麼……時候……會讓我回去……」

這聲音漸漸哽咽起來了。

梅田原次郎啞着喉嚨，幾乎是說不出話來的樣子，他輕輕地說：

「明天你再向中村隊長請求一次看看……」

「哎，恐怕這是沒有希望的事吧！……好，就讓我死在中國吧……」

忽然，梅田原次郎抽抽的哭起來了。這哭是從他的心的深處迸發出來的，帶着被壓制後的一種受創的、不自然的嘆息的聲音。

近來，梅田原次郎的腦子由於受到過度的刺激，每天是在暈迷而沉痛。他見到兇殺，慘叫，泣哭，和酗酒……一些雜亂的叫聲的聲音常常充滿了他的耳朵。有時聲音放縱而擴大了，有時却低啞得漸次消逝了。雖然是有笑聲，可只在每一句笑聲裏，滲透着顫慄的悲憤，低沉的控訴……多麼寂寞的聲音呵。也許誰都不能預料，自己的生命能不

能在下次的戰鬥中留下來，於是拚命喝酒，糟蹋自己的身體，麻木自己的頭腦，毒害自己的理智和感情。……

在死的漩渦裏每次看到這種情形的梅田原次郎，他往往要像別人一樣的哭叫起來，在心裏這樣憤憤地咒罵：

「讓戰爭死滅吧……」

有時，當梅田原次郎把失神的眼光橫掃在他面前的一羣殘餘的人們身上，他常常會憶想起那些被戰死的和被火葬燒的伴友們。他爲過往而流淚了。他更爲友情而憤怒了。戰爭的黑手抓住了他的心，抓住了他的孤獨的身影。

自從來到這山野的碉堡上，梅田原次郎顯然比以前更悲愁了。尤其當他和認識兩個月的秋田三郎和佐野竹之助三個人開始談話時，他的乾涸的腦子，總是浮動着一個遙遠的家鄉的幻夢。但隨着夢的浮動，便是絕望，痛苦，和暗泣。……他不敢再聽秋田三郎和佐野竹之助的面孔，這正像他不敢再聽秋田三郎和佐野竹之助的話一樣。

秋田三郎，他是一個工人，年紀已經有三十多歲了。他們到中國整整兩年了。兩個月以前，他是從河北南部被調到這裏的。當他來到的第六天，梅田原次郎便和他認識了，而且經過幾次的談話，他們中間却建立了一個深厚的友情。他曾經對梅田原次郎述說過他家境的淒慘；他說，他家裏有一個七十多歲的父親，但是父親爲了請求給他免除兵役，却被捕下獄了，母親呢？那頭髮蒼白的老婆子，也爲了哭留他的兒子，曾三天三夜跪到軍部門前，遭受着警棒的毒打。他又說，他的女人，自從他走了之後，又因爲一個五歲的孩子病死，已經患了一種瘋瘋癲癲的不可治療的病了……

當梅田原次郎聽到秋田三郎這樣的話時，感情的衝激，使他不禁黯然落淚了。可是秋田三郎自己的眼角上並沒有一點溼潤，他祇是用着充滿了有力的語聲低啞啞地說：

『總有一天，我們可以從戰爭裏邊掙脫出去！』

現在，梅田原次郎又想起這話來了。於是他的手向左邊一伸，牢牢地抓緊正在鼾睡的秋田三郎的一隻胳膊，推動着輕聲地叫：

「起來吧，天快亮了……」

這時，挨近秋田三郎身邊的佐野竹之助醒了。他爬起來，背脊依靠牆壁，從碉堡的窗口向外望望，打着冷噤說：

「天亮了嗎！……」

他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兵，身體十分瘦弱，面孔焦黃得像有病似的。八一三以前，他在青島日本中學讀書。他的父親是一個商人。在青島，在上海都有他父親的商店。但是自從中日開戰，他父親的商店全被迫着歇業了。他失了學，他的家庭也破產了。而他又被趕到中國來當兵了。他是一個憂愁的孩子，自從他由河南被調到谷口師團的這一支部隊那天起，他始終在皺着眉頭，不喜歡講一句話。他常常一個人在偷偷的泣哭。

有一次，佐野竹之助在山頭上放哨，他對坐在他面前的劉鐵民比劃着，在地上劃了一個大圈子，指指點點地說：

「沒有辦法的……在這個圈子裏，我是回不去國了……我的母親也許想我想病

了吧！」

「現在他們都在默然地坐着。但是誰也不知道要說些什麼話。……」

「早晨，山僻吹起着冷的風，站在山頭上放哨的俄國，由於耐不住風雪的襲擊，儘量拖着兩隻凍僵的腳，走到山坡下那一家常常去的老百姓屋裏烤火去了。他抱着一枝火槍，蹲坐在鍋門口，他一邊烤着火，一邊對坐在身邊正在燒飯的那個瞎了一隻眼睛的老太婆說：

「老太太，我常常來你不要害怕呀，我不是當你說過幾次嗎，我是東三省人，給日本捉拿當兵……」

老太婆不自然地笑着：

「我不怕呀。」

「你們一家人爲什麼不走呢？」

「走怎麼能走出去呢？日本人白黑都在看着我們……」老太婆遲疑着，半天她才慢

慢地說。「你給他們當兵……」

沒等老太婆說下去，張國祥搶着說：

「給他們當兵倒好……早晚我會跑到咱們中國軍隊那邊去……」

他的話剛說到這裏，突然一個人的脚步聲音在他身後走來了。他轉回臉子去一看，中村隊長那一張發紅的幾乎筋肉都要暴跳起來的臉子，惡恨恨地帶着怒吼的聲音在他面前出現了。他驚跳地站起來，兩隻手剛要把大槍往肩膀上去背掛中村隊長的兩隻有力的手掌伸過去就把大槍搶過來了。

「走！」

中村隊長跟在張國祥的身後，走了沒有幾步，他像一隻野獸似的跳起來了。他的兩隻右手從刀鞘裏把短刀一拔，挽了幾挽，那刀閃着一道白光，一直刺向張國祥的背脊了。

「你的壞東西！你要逃跑？我看你再逃跑吧……」

短刀帶着血從背脊拔出來，中村隊長在仆躺的張國祥的身子上連連踢了幾腳，他的短刀挽了幾挽，又刺上張國祥的前胸了。

中村隊長把殺人的血手在大衣袋子裏一插，他像一隻吃飽的野狗瘋狂地走回碉堡了。

梅田京次那聽到張國祥被殺的消息，正是上午了。他把秋田三郎叫到外邊，小聲的說：

「中村隊長又殺掉了一個！」

「那一個？」

「那個從滿洲來的。」

「是張國祥嗎？」

「對的。」

「呵，可惜一個老實人……」秋田三郎嘆息着說。「中村隊長真是一個吃人的傢

伙！」

「他失去了人性，當然要吃人的！」

傍晚，中村隊長因為自己的一塊手錶放在桌子上被人偷去的事情，他竟下了一個緊急的集合命令，開始要向每一個士兵身上去搜。他帶着一股難以發洩的火氣，怒冲冲地把他的意思向大家宣佈着。

第一個被搜的是梅田原次郎，他的衣服的鈕扣被解開了。他每一件衣服的袋子都被中村隊長用手亂摸着，等他最裏層那一件襯衣的袋子裏剛剛被中村隊長伸進一隻手去，梅田原次郎的心突突地跳起來了。他的面孔發着熱，一陣冒出一層汗珠來。他躊躇着，不安地伸手緊緊地抓住了襯衣的袋子，但是他的手被中村隊長的手擰開了。這時，中村隊長把搶到手裏的一張畫着中國國旗的投降證看了看，他咆哮着，連思索都沒有思索，伸手就從刀鞘拔出短刀來朝着梅田原次郎喉嚨管刺上了。

於是，梅田原次郎昏迷地躺臥在地上了。

中村隊長繼續搜着他的手錶。搜着，搜着，他又在劉鐵民內衣的口袋裏搜出一張投降證來。中村隊長剛想用短刀去刺他的胸脯，但劉鐵民一隻手把中村隊長的握着刀的那一隻手用力一扭，他接着就伏下身子，急急地張開嘴在中村隊長的大腿上咬了幾下。中村隊長痛跳着，手高高一舉，他的那把雪亮的短刀，立刻刺在劉鐵民的背脊了。

一個一個都搜完了。中村隊長沒有搜到他的手錶。他却搜到十二張投降證。在這十二個人之中，那個秋田三郎，那個佐野竹之助，像劉鐵民，像梅田原次郎一樣，他們負着刀傷，奄奄地喘息着最後的呼吸，蟄伏到血泊裏了。

深夜，峽谷的火場上，一縷慘叫的聲音，在飛捲的血腥的火焰裏，在冷鬱鬱的黑的夜空中，開始抽抖了。……

死

額爾古納河在遠處流，流……

巴圖爾，碩原野，遍處是一片蕭索的鬱冷的秋光。巴彥珠魯克連綿的峰巒，陡聳而險峻，伸張在高曠的空際里。那森林密簇深邃，天色被遮蔽着遙遠了。

黃昏灰濛濛地從重疊的山谷里爬出來了。大地上散漫着一層深厚的煙霧。帶着無度的風，吹着失迷了方向的塵沙，陰森里，預示着暴風雨的迫來……

山頭上箝飾着高遠的紅光——一面旗子搖搖曳曳地劃破了黃昏的暗影。人類建立下一個偉大的互愛的世界；這裡有朝鮮人以及從滿洲里逃來的中國兵。

不遠，那河岸上，是一個小的市鎮，「滿洲國」旗幟插在高處，飄閃着一縷破碎的

亂影，風頑強地時時在剝落着旗面上那五樣的顏色。

夜沉鬱地來了，無邊的黑暗就是一張巨大的恐怖的面孔。山頭上的旗子不見了，轉了方向，取着遊擊式的步態，期待着……但是河岸上那小的市鎮現着孤獨而渺小，山野包圍着它，河流煩擾着它，遠遠的風沙向它襲擊着。

市鎮上的狗張狂地吠響起來，平靜的空氣突被打破了。羅尼克夫斯基，這沒有靈魂的老人，剛剛從遙遠的腐舊的幻想里逃脫出來，他朦朧喃喃地坐在一間屋子里。這時，他機警地睜開眼睛，把依靠着牆壁的背影擦動了幾下，他的右手摸摸那一隻受傷的左胳膊，似乎是感到有些發痛，他的牙齒像咀嚼着一些粗硬的東西，不住地在喉嚨里吞嚥着，唏噓地在喘着氣。他朝着窗看，現着寂寞的樣子却把眼睛閉攏了。然而，狗如同曠野的飢餓的猛獸，又張狂地撕裂着喉嚨叫了。羅尼克夫斯基的瘦長的身影，在幽黯的燈光下，顛顛搖搖地向着黑的角落里移動。他伸手把窗推開，凝神地朝天空仰望着：天空失去了月光，只有幾粒微弱的星芒。

把窗急遽地隨手拉開來。羅尼克夫斯基那一隻不健全的左胳膊，因為受了過重的牽制，接着軟軟地蜷縮着，他的臉色立刻陰晦起來，在陰晦中露出幾道憔悴的變成白光。

「她近來過得怎樣呢？」想起了自己的女兒沙蒙娜，羅尼克夫斯基往往會這樣暗暗地思索着。有時，他用遲鈍的、幽哀的聲調使勁抽扭着嘴皮。

他茫然地對懸掛在牆壁上一張美麗的女子像片站着，熱情地張着眼睛。他的右手幾乎要向像片撲上去。他兩手抓了抓他的灰白的髮絲，而手又沿着瘦削的腮頰滑下來，最後一把揪住了自己的下巴，用着哀傷的、泣哭的表情，低微地自語着：「她會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呵……」

一連說了好幾聲，羅尼克夫斯基終於把那張像片從牆壁上摘下來。他輕輕地吻着。他的嘴唇沒有溫香。他是如何的愛着它呢！他笑了。然而，他的笑在片刻的時光中却變成哀怨了。但他沒有哭。他的臉染有着鉛一般的灰色。

他伸手在桌面上抓起一隻酒瓶來，古怪的放肆的老辯氣又來了，他把瓶口對準自己

的嘴直往嗓子里呷；他一股勁把一瓶酒喝下一半，然而他並沒有一點醉意，相反地，他的意識是爽快而明朗，他的感覺是敏捷而興奮，他沒有比這時再舒服的事了。這樣，他又笑了。但在他的笑聲里是充滿了低沉的悲哀。

吱噉吱噉……汪汪汪……

外邊，遠遠飛來像沙土的風響。狗斷斷續續地叫着……

羅尼克夫斯基不安地坐在桌前，他一邊看着擺在他面前的像片，一邊思索着便拿起筆來這樣寫着：

親愛的涅奧妮。

一個月以前，當我在扎賓諾爾給你發信的第二天，我隨着軍隊開到這裏來了。這裏有山林，有河流，河流的那邊是西伯利亞。

我不是曾經告訴過你嗎？我受了好幾次傷，但那幾次我所受的傷，我早已把它

遺忘了。想不到在五天之前，我的左胳膊又流血了……這對我真是一種威脅與災難的事呀！想想我已經是一個年紀老的人，戰爭不應當再賜給我一些難以忍受的況味……是不是？沙蒙娜！你遠遠地爲我祝福吧。現在我時時刻刻在想念你，也許冬天我會回到潘陽去？但冬天這一段時間，不是太長，太遠嗎……

他沒有再往下寫，手裏的筆停了半天，無力地落在桌子上。這一次，他的腦子受了無比的刺激，整個心隨着也衝躍起來。他的手朝着酒瓶摸過去，摸呀摸地一把抓起來，又把瓶口對着嘴直往嗓子裏呷，一直瓶口直立在他的嘴唇上往外滴流着白沫的時候，他像滿足了貪慾似的，但却有些憎惡的樣子，反身站起來把空洞洞的酒瓶一使勁摔在房門旁一堆亂紙上。他擺着頭，眼睛紅紅的，睜得挺大，不住地朝着像片出神。他的嘴往外噴着一股猛烈的臭惡的氣息。他用手撫摸着像片上那個人頭，恰如在撫摸着一個真人那陣神氣，又溫柔又親熱，他竟笑嘻嘻地眯着兩隻朦朧的眼睛，發呆了。

住了一回，羅尼克夫斯基已經失去常態了。他像走進一間黑的大屋子里，眼前擁滿了一片模糊的黑影。他的身子輕飄旋轉，猶如踏在一條明淨的玻璃道上，全身的力最向前傾斜着。他兩手捧着那張像片站着，胸脯伏壓着桌邊。他的右邊腳上那一雙皮鞋不知在什麼時候鬆開了結帶却從腳上歪下來，還有他那沒有紮過裹腿的軍褲，褲檔里像堆積着多量的東西往下壓着。幾乎要把褲襠都現露出來。他嘴里胡亂地咕嚕着什麼，兩隻肩膀不住地互相聳動着。他瘋瘋狂狂地把像片抱在懷里，然而，他沒有看見，那像片却從他的胸前掉在地上。他的思想開始迷惘了。他重回到那遙遠腐舊的幻想里。他望到彼得堡，他歡笑得正想往前走，但猛然幾聲狗叫把他嚇一跳，他清醒了。他什麼也沒有看見，眼前完全是黑暗與空虛：在黑暗與空虛里，彷彿四週是山嶺，樹林，叢莽……遠處有三個人從一個城市里奔逃出來，他一看那正是他自己帶領着他的女人和他的女兒，他歡笑得又要往前走，但是在他身前，那一張桌子被他用力一推，四條腿便吱吱地響了一陣。他一眨眼，現在眼前的一切又變得真切了；除了他孤零零的一個人，他沒有再看

這一個人影；屋子是死的，桌子是死的，牆壁是死的，掛在牆壁上的那亮晃晃的一把佩刀也是死的……

他的記憶里活躍着沙蒙娜的影子。他轉動着身子在尋找那張像片；他向地上看，他向桌子上看，他又向牆壁上看，他的眼睛沒有一點亮的光芒。他神經錯亂起來了，竟至於放開了喉嚨這樣大聲嘶叫着：

「沙蒙娜，你，你跑了……」

這時，從門外走進一個衛兵，羅尼克夫斯基像一隻瘋狗，他高舉着拳頭朝他們衝去，脚尖就踢打着一直把他們趕出門去。他兇刁刁地又用脚尖去踢牆，右手從桌面上抓起那一封未曾寫完的信撕裂着，這樣尖聲地吼着：

「你搶了她去！你搶了她去！我要我的沙蒙娜……」

這是夢中的囈語呵！這也是酒醉時癡癡的妄想呵！他向那裏去要沙蒙娜；他那唯一的女兒。他沒有看見沙蒙娜已經一年多了！如今他在這山嶺重疊的北荒，而沙蒙娜却

在這遠的瀋陽。由於他自己的夢想的破碎，由於他自己的事業的毀滅，也幾次向苦荷，在想念他的女兒沙蒙娜，想念那曾經居留過多年的瀋陽。

幾年以前，當羅尼克夫斯基把他的女人的屍骨埋葬進墳墓去，他便和着他的十五歲的女兒沙蒙娜從哈爾濱流落到瀋陽。度着永恆的殘缺的生涯，在時光的長流里，轉眼就是五個年頭了。然而五年以後，在他的生活的境域里開始分出許多崎嶇的小道來，窮困如萬條毒蛇纏繞着他。一年的秋天，瀋陽日本站一家鐵莊的被劫，正是羅尼克夫斯基其糾命着他的俄羅斯帝國的子孫所行動出來的一件驚人的事情。不幸那一次羅尼克夫斯基其是被日本警察捉了進去整整看押了半年光景。出了監獄的第一天，羅尼克夫斯基用着抱怨的口吻這樣向沙蒙娜說：

「我死去吧……」

「爸爸不要說這樣的話吧。」

當女兒的，出乎意外的看到父親的歸來，又聽到父親說着傷心的話，在一陣悲痛的

情感下，想到父親一生的善於醉酒的癖性，於是便好心好意地跑到街上去給父親買來一瓶高粱酒。羅尼克夫斯基真有說不出來的快樂，他笑容滿面地，裂着嘴皮：

「噢噢……嘿……」

酒從瓶口往嘴里流着，羅尼克夫斯基一大口一大口送了肚子去。喝完了，他死豬一般地仰臥在床上，鼻子里打着鼾聲，嘴里還不斷地哼着。

他常常喝着酒，一天總有一兩次。每次把酒一喝完就睡了。醒來，他不肯老老實實地在屋裏多坐一會。他顯着腳不是在幾條熱鬧的馬路上走來走去，便是溜進他去慣了的幾家酒店里悶坐着。有時從外邊醉醺醺地一歪一扭地走回家去，一點聲音都不放却悄悄地爬上床。假若他的臉上像平素沒有一點異樣，他照例要用手捏着鼻尖向沙蒙娜這樣死纏着：

「我要喝酒，我要喝酒呀……」

自從羅尼克夫斯基被抓進監獄里，沙蒙娜每天是不在家的，這樣，在夢一樣的生活

中，她喪逝了她的青春的影子！

從此以後，羅尼克夫斯基是小孩一般的癖氣照常向他的女兒要錢化。

一天夜里，羅尼克夫斯基從馬路上走回家去，一進屋他看見沙蒙娜沒有出去，於是他把板起面孔來了，兩道眉毛緊緊地蹙在一起。他火熾熾地先用手捏着鼻子尖，隨後就把手伸向沙蒙娜。

沙蒙娜知道他的意思，她低聲地說：「錢都給你化完了，你還要！又要買什麼？」

羅尼克夫斯基又用手捏着鼻子尖，他跳起來說：

「買酒哪。」

「明天喝吧？錢一個也沒有啦。」幾乎是安撫的聲調。

「沒有啦？」羅尼克夫斯基把眼一瞪，他一把揪着沙蒙娜的胳膊，搖晃着，大聲地

嚷着說：「沒有啦！沒有你不出去！你坐在家裏……你出去！不許你在家……」

他這種癖氣，沙蒙娜是知道的，但他曾沒有一次對他爭吵過，她是非常愛護這當父

親的冷她不肯輕易地讓她這不幸的父親增加一些比現在更難堪的痛苦。她站起來，啾啾
變臉，流着淚，低聲地說：

「媽媽活着的時候；你不敢……」

羅尼克夫斯基裝做沒有聽見似的；他又去揪着沙蒙娜的胳膊，悽悽地說：

「你出去，你出去」……

等到沙蒙娜的身影消隱在門外的一條黑路上，羅尼克夫斯基用着父親對孩子慣常所
用的心驚動愛的語聲，這樣在後邊說：

「沙蒙娜，你明天早些回來……」

這條黑路上沒有回響。沙蒙娜沿着牆邊一直朝着燈光輝煌的春丹町那條馬路走去了。一
邊走，她一邊往前看，也看見在路面前彷彿有許多不同樣的發笑的臉在朝她放射着冷冷
的眼光。

大約攝殺在九月的夜里演遍了整個的瀋陽。……

一天傍晚，沙蒙娜從外邊慌慌忙忙地回來，她對羅尼克夫斯基高興地說：

「爸爸，我認識一個日本軍官，他對我說，要用我們這樣人到他們軍隊里當軍官，當兵士，當路警。我當他提到你，他很喜歡，他還問到你過去當過軍官沒有，我說當過，那是在彼得堡。他一聽更加喜歡，並且和我約好了在三天以內教我和你一同去見他。他又說若是我們有朋友的話，不妨多多給介紹些，他說這對我們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們要幫助我們建立俄羅斯帝國。」

這消息，使羅尼克夫斯基感到極大的興奮。在他那衰老的有着皺紋的面孔上，立刻爬滿了一層欣然的微紅。他瞪着眼睛，嘴微微地裂着，一簇淡黃顏色的小鬍抖盪盪地，他說了：

「是嗎？這我們要好了。」眼睛閉了閉又睜開。「我雖然老了，但我當軍官還行，我覺得騎馬，打仗都可以……」

他一邊說着，一邊用手做着各種各樣有趣的姿勢。最後他簡直是笑出聲來了，他的

手不住地拍着沙蒙娜的肩膀，說：

「建立俄羅斯帝國？那麼我們可以回到波蘭去了。」

沙蒙娜笑了笑，說道：

「爸爸，你安穩的睡覺吧，我要出去一會個朋友。」說着，門「嘭」地響了一聲，

沙蒙娜的身影被關在門外。

羅尼克夫斯基並沒有依照着女兒的話而安穩的睡覺。他原先是癡呆呆地坐着，後來就笑迷迷地站起來在屋子裏走來走去。他揮着胳膊，在練習着怎樣拿指揮刀。他的嘴裏特爲做出一種聲音來，手隨着一齊忙起來，這是在練習着怎樣放手槍。想了想，他把兩個握好了的拳頭並在一起，胳膊伸出去向下微微地彎曲着，他伏着胸脯，把屁股擡着顛顛踉踉地往下壓着，他是在騎馬了。住了好些時候，他大約是感到有些疲倦了，於是他一反身滾到床上。可是他轉來轉去閉不上眼睛，他的腦子被一串美麗的影子佔滿了。他想，若是建立起俄羅斯帝國，總可以不至於再像現在過着這種污水似的生活，連酒都

沒有場。女兒夜裏還要出去……

窗外的街道上寂靜了。他的屋子里也寂靜了。

「打打……呵，彼得堡……」

突然，幾聲雜亂的呼喊，從羅尼克夫斯基的喉嚨里揚出來。這是一個惡夢。羅尼克夫斯基滾了滾身子。他用手掌在他發癢的大腿「拍」地打了一下，一個臭虫被他打準了。

不久，羅尼克夫斯基當了軍官。又不久，羅尼克夫斯基離開了沙蒙娜。他率領着一隊俄羅斯帝國的子孫被編排在日本軍隊里，向着火線開去。

……在雪地上，在塵沙激揚的冷氣里，羅尼克夫斯基像一個血氣正剛的壯年人，他不曾有過一次懼怕。有時，他揮着刀，有時，他舉着手槍，他沒有把「死」的影子裝進腦子里，他是不顧一切的艱苦朝着前方進攻。

第一次打了勝仗，他讓一個俘虜朝着他跪下，並且他還讓那個俘虜對他笑。同時，他自己也嘻嘻哈哈地笑着，他用一把鋒芒銳利的刺刀把那個俘虜的左耳朵割下來了。他

從火爐里拖出一根燒紅了的鐵條，來來回回地在那個俘虜的流血的耳朵上抹擦着。他嘴里呢喃着：「痛不痛？你說：哈哈：你……」

一直用過了各種各樣的刑罰把那個俘虜活活地治死，羅尼克夫斯基站起來，鬆了一口氣，在那個死者的腫脹的龐大的面孔上惡狠狠地踢了幾腳，罵：「你不死？哼哼……」

在幾次的戰爭中，羅尼克夫斯基是不斷打勝仗的，但後來漸漸地有些支撐不下去了；同時人數一天一天的減少，他記得從濟陽開拔的時候，他那一隊是二百幾十個人，現在剩下還不到五六十個人，並且他每次和對方一開火，不是從山上滾下來，便是給空中的流彈擊傷了肉體。他真不像先前那樣有勇氣。他一聽見槍響，總是哆哆嗦嗦地先吩咐手底下的兵士往上攻，他自己却跟在後邊觀望着。有時，在防地，尤其是深夜里，羅尼克夫斯基寧睡不睡的神情，耳朵聽着遠處的聲音，暗暗地想：「建立俄羅斯帝國，呵，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都死光了……」

他在五天以前的一個黃昏，羅尼克夫斯基又出發了。當他們打進去一個山村焚火把

房舍，牧畜，人以及一切東西都燒毀了。正要往後退走的時候，忽然一陣鎗聲把他們的隊伍截斷了！羅尼克夫斯基被夾在他的士兵堆里，沿着山腳下一條小徑奔逃着。這時，鎗聲步步逼近，似乎有包圍他們的可能。羅尼克夫斯基和他的兵士拚命地奔着。有的把身子向前一仆，躺下了，但爬起來，又是奔着。等到一個日本軍官發着怒衝上去的時候，羅尼克夫斯基這才把握在手里半天忘記放的手鎗用勁一觸，但奇怪地鎗已經不響了。他匆匆忙忙地去掏子彈，子彈還沒有掏出來，後邊的鎗聲又緊急了。於是，他放開脚步，鑽進一叢小樹底下，從小樹底下又鑽出去，便跟着他的士兵逃跑着……

天黑了。蒼茫的夜色籠罩着整個的大地。

羅尼克夫斯基疲乏了，跑呀跑的，他的身子暈沉沉地便踏着山巔陷滾到山谷……

「呵呀，我的胳膊……」

痛楚的叫聲在黑暗里抖。

遠山風響，窗外開始落着淒冷的秋雨。

羅尼克夫斯基不知在什麼時候爬到床上睡着了。

二

鷄叫過三遍，雨聲漸漸地低沉了。

刷達——刷達——刷達——

泥濘的山道上，響起一陣急促的走路脚步聲。樹林，深山，……以及市鎮，都隱沒在灰茫的大氣里，看不出有一點疏朗的清晰的輪廓。

刷達——刷達——刷達——

脚步踏上市鎮的河岸，兩個大約有十四五歲的山村少年，帶着鎮靜的態度蹲在地上，像是在商議着一件重大的事情，兩個人互相把嘴巴靠攏耳朵上噓噓喳喳地說着話。站起來，他們倆如同被什麼東西逐追着似的，風一般地跑着，呼呼地喘着這樣喊：

「啊呀！救人呀……」

等到市鎮上的哨兵聽到這聲音把他們倆抓起來探詢的時候，其中一個身段粗胖胖的少年，渾身打着顫，大聲哭號着，兩手擦着淚，這樣哀告：

「我們，我們是來報告遭難的呀……你快領我們去見見你們的軍官老爺吧……」

接着，那一個少年也哭出聲來，他把流在嘴皮上的一團鼻涕使手指一掃便抹在褲子上。他現着粗野的樣子，結結巴巴地囁嚅着：「昨天深夜，我們的山村，去了好幾百土匪……現在，現在，他們正在睡覺，你們趕快去剿吧，去，去剿吧……」

這消息有如一陣狂風暴雨，終於把做着夢的羅尼克夫斯基，還有其他的軍官叫醒了。

羅尼克夫斯基右手扶着受傷的左胳膊，他冷索索地臉上不住地抽搐着筋肉。他的眼睛凸得像一對火球，又亮又大，面對着兩個日本軍官，呆呆地看着。他心裏起着一種矛盾的不可抑制的幻想，他暗暗地問自己：怎麼辦呢？假若真事出發，我能不能帶着傷去呢？不去是不是能行呢？

但他不能回答自己。他祇是用着徵求意見的口吻，向一個日本軍官沙啞地問：「我們是不是要去襲擊一下？」

日本軍官用眼睛盯了羅尼克夫斯基一眼頗費思解地說：

「在沒有得到確切的情況之前，我想我們是不能夠出發。」

這時，那兩個少年，瘋瘋癲癲地在地上跳打着腳，他們的手不住地在自己的大腿上，脯胸上，臉龐上：抓着，搔着，打着，現出一種極其焦急而難過的樣子來。哭聲沒停一停，他們兩個不約而同地雙膝仆跪到地上了。粗胖胖的那個用手扯動着一個軍官的衣服，央求道：

「老爺……你們都是很仁慈的人……你們應當給我們解除痛苦……行點好事吧！你們趕快派弟兄們去救我們那一村人吧！……說不定現在他們會放火殺人哪……噢，噢，我的媽……我的老爺」

這一來，日本軍官向羅尼克夫斯基看了看，遲疑地問：

「那麼，我們去圍剿嗎？」

羅尼克夫斯基想不出幾句適當的話來回答，他沉然着，彷彿感到有些不安。

「如果要出發，但部隊離開了你的指揮是不行的。可是你的傷……」日本軍官瞪着兩隻微笑的眼睛說。

羅尼克夫斯基的心猛然一跳，對於對方這幾句話的意思，他是深深地知道的。但他不能十分堅決地對日本軍官說他不能去，他也不能十分堅決地對日本軍官說他能去。在進退兩難的情形之下，他却用了幾乎使對方聽不大清楚的語聲這樣說：

「我的傷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那麼，我們就去襲擊一下吧。也許這一次我們會打一個勝仗。」

廣場上站滿了一大堆士兵，在緊急的號令下，一串騷亂的跑步聲踏上山道。那兩個少年滿臉流着汗，浮着勝利的微笑，張着眼睛，一邊走一邊望着前方。

天有些放亮了，山道上一灣一灣的積水，透起一小片一小片的亮光。樹林依稀的可

以辨別出高低來了。天空是清澈的，陰暗的雲氣被風吹到遠遠的天邊去了。

爬過好幾層山嶺，仰着臉向四週一看，他們是被羣山環抱着。

拍！

槍響。

羅尼克夫斯基驚慌地停住了脚步，他一楞，身子靠攏在道邊一棵大樹跟前，發着口令：「蹲下！」

於是，大隊的士兵都蹲下了。羅尼克夫斯基一看，那兩個少年站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羅尼克夫斯基搖擺着手，這樣大聲地喊：「啪嗒，你們倆也蹲下去呀……」

那兩個少年，現出害怕的樣子蹲下去又站起來，他們倆朝着羅尼克夫斯基看了看，跑過去，幾乎要哭似的，便對羅尼克夫斯基說：

「老爺，這槍槍聲是從那里响起的？」

羅尼克夫斯基瞪着兩隻冒火的大眼睛向四下搜巡着，他又用耳朵採聽着。但槍沒有

再響第二聲。羅尼克夫斯基搖搖腦袋，對那兩個少年說：

「祇是響了一聲呀。誰能聽出是從那里響起的……」

那兩個少年又哭了。一個哽咽咽地這樣說：

「老爺，如果槍再響起來，怎麼辦呢？能逃跑嗎？不是槍子比跑還快嗎？」

羅尼克夫斯基忘記胳膊上的傷痛，他下意識地握了握手槍，伸出舌頭來咂咂嘴唇，

說：

「不要怕，我告訴你們，等到槍再響起來，你們伏到地上爬着，滾着，不要逃
跑！」

蹲下去的士兵一齊站起來，又向前開着……

拍拍拍！

槍連連響了三聲。

當羅尼克夫斯基正在喊着口令讓士兵蹲下，這時，左邊，右邊，前邊，後邊，槍聲

齊響起來了。這樣，士兵們都分散開，有的蹲下，有的臥下，而且每個人都找到一個可以掩護的地方射擊着。

那兩個少年，果真聽了羅尼克夫斯基的話，也蹲下去了，他們在地上爬着，滾着。在這種誰也不能衛護誰的混亂的狀態之下，他們却偷偷摸摸地朝着外邊的槍聲所在滾爬去了。

四野里槍聲緊密了。山道上的積水不時的濺起泥花。樹林打着抖，一片碎響。

羅尼克夫斯基一反身跳進一條水溝里，探露着半面臉向外望着，聽擊着。

伏在山道上的一個日本軍官，率領着一隊兵衝上山坡，手里攬動着一架小鋼炮，他大聲的對士兵喊：「往前攻！」

但外邊的槍聲，小鋼炮和機關槍聲，形成了一條深的壕溝，築起了一道堅固的壁壘，阻隔着他們，却使他們一步都不能夠往前攻上去。有的往後退，有的仆倒在地上，有的沿着山坡滾在溝底下。……

忽然，樹林里冒起一簇濃密的煙火，在煙火里，樹歪倒了，山轟響了，碎的沙石，樹的枝葉，人的肢體……向山下飛揚……

羅尼克夫斯基從水溝里跳出來，他奔跑了幾步，身子一閃，便躲避在一堆叢莽里。士兵像得到了勝利，隨着蜂擁地攻上前去了。但緊接着從外邊飛來一粒砲彈，山坡立刻爆炸了！那個日本軍官和一隊士兵的身體立刻變成一片飛濺的血肉。

羅尼克夫斯基又從叢莽里跑出來，他被掩護在一架機關槍後邊企圖要朝山坡衝上去，他正想去搶那個日本軍官遺棄的一架小鋼炮，這時，樹林里已經伸出來那兩個失蹤多時的少年的面孔，他們倆都在忙着；一個是提着一枝大槍突擊着，一個在幫助一個機關槍手轉遞子彈。等到羅尼克夫斯基把小鋼炮搶到手裏正要開始放的時候，那一個幫助着機關槍手傳遞着子彈的粗胖胖的少年，扭着羅尼克夫斯基對他身旁的幾個人說：「那個傢伙，他是一個白俄軍官！」

於是大家的槍一齊朝着羅尼克夫斯基射去。這樣，羅尼克夫斯基連滾帶爬摸進了一

堆石壁夾縫里。他一像灰蛇似的扁側着身子爬出石壁縫又向別處奔着，當他奔到一個小的崗嶺上，他伏在地上一邊喘着氣，一邊抬起頭來往遠處望，他望到那兩個少年正在向他這邊放着槍，他瘋狂地站起身來，神經質地大聲對士兵這樣叫着：

「你們看，那個小東西原來是匪賊呀！我們受騙了……我我們中了他們的奸計了……」

說完，他的槍一連打了三四下。最後，那兩個少年不見了！羅尼克夫斯基失望了。等到那兩個少年和着其他的人又從別的地方出現時，羅尼克夫斯基的槍已經從手里掉在地上，而他却無力地躺下了，喘息着氣，兩手緊緊地抓住了一棵樹。

那兩個少年笑着，其中那個粗胖胖的對他身旁的同志這樣說：

「完了，他完了！我們趕上前去……」

機關槍手把臉一轉，他對剛才和他說話的那個少年一看，不禁吃了一驚：

「啊呀，你，你的臉，怎麼，怎麼掛彩了……」

那個少年伸手在臉頰上一抹，一團血光染紅了他的手掌。他微笑着說：

「還沒覺出痛來呢！換他舅舅的！這傷大約是給那些王八蛋的槍子輕輕掃了一下。」

在山村里，羅尼克夫斯基和着他的十個士兵躺在一間大屋子里。

這裏沒有怒罵，也沒有刑罰……軍醫給他們醫治着血傷，一邊施行手術，一邊還用許多的好話安慰他們。

在軍醫剛剛走出屋去的時候，羅尼克夫斯基爬起來，他哭喪着臉，對他的士兵難過地說：

「難道我們就要死在這里嗎？」

士兵看着他，有的沉默着，有的現出一種絕望的態度，說：

「不死？難道還能逃走嗎？」

羅尼克夫斯基揮着拳頭，在牆壁上惡意地擊了一下，說道：

「不能逃走？不能逃走也要教他們跟我們死一個兩個的……」

軍醫從外邊又走進屋來。

羅尼克夫斯基用手輕輕地扯了扯繫在他身旁的三個士兵，同時他對他們使了一個眼色。三個兵士莫明其妙地瞅着他，一直等到羅尼克夫斯基把兩隻手伸開去做出要捏東西的樣子，他們才暗暗地點了點頭。這樣，羅尼克夫斯基便悄悄地在那個軍醫的身後站起，他的手掌如同鷹爪似的使勁把那個軍醫的頸頸子捏緊起來。三個兵一抖勁，馬上也湊上前去。那個軍醫一邊掙扎一邊呼喊。當他的聲音傳送到外邊而有人跑進屋來的時候，他已經半死不活地却躺在地上。

「你們瘋了，該死的東西……」

隨着這驚動的罵聲，屋裡「拍拍拍」地放了三槍。一槍打在羅尼克夫斯基的胸脯，一槍打在一個兵的嘴脛上，一槍打死了一個士兵。

這一陣小騷動的平靜下去，羅尼克夫斯基躺在血泊里，他的知覺有些模糊了。他向

站在他周圍的剛從外邊跑進來的幾個軍官，斜視着，眼睛猶如蒙上一層灰網，失去了一條光明的視線。他的腮幫流着血，他的心抖着，他的腿抖着，而他的胳膊也抖着。幾個軍醫，手把他從血泊里抬出來，按放在一條木板上，給他把傷口施完了手術，敷上藥，包紮起來。一個軍官走近他面前，一隻手摸着他的傷處，對他說：

「你爲什麼要對一個軍醫施行你的野蠻的手段？他不是在給你醫治着傷嗎？」

羅尼克夫頓時閉上眼睛，他沒有說一句話。

「你想想，你的行動對不對？」軍官握住羅尼克夫斯基的手，用着懇切的語聲說。

「不過，假若你能夠知道你自己的錯誤，我們還會給你一條生路。」

羅尼克夫斯基默默地看了看軍官。

「我問你，你現承受了我們逮捕，你知道這是誰害了你呢？」軍官又說。

「誰害了我？」羅尼克夫斯基遲疑地說着，他向每一個人看了一遍，最後，他從大叢中指着，大聲地又說：「誰害了我？我記得，我也認識，就是他們倆……」

以來那兩個少年也擠進房間來了。

「不是他們倆的，他們是不會害你的。」軍官搖搖頭嚴正地說。「如果你的性命失了生存，那個死，也就是日本人給你的。」

尼克夫斯基神經質地狂笑着

「怎麼？日本人？」

「對的。」軍官點點頭。「你被他們使用，結果，你却死在他們手下。」

二等羅尼克夫斯基說什麼，軍官接着問他：

「你爲什麼要給他們當軍官呢？」

「爲什麼？」羅尼克夫斯基近於悽然的口吻說。「假若他們對我講的話都是十分可

貴的，那麼，我還可以回彼得堡去。」

「彼得堡，你的話的意思是什麼？」

「他們說要幫着我們流落在外邊的人們，建立我們的俄羅斯帝國。」

「噢，原來是這樣呵。」軍官笑了。「這樣，你不是又要享受你的快樂的生活嗎？」但這一來，羅尼克夫斯基的臉上立刻浮滿了一層悲哀的微笑。他的眼睛流淚了。他一把抓住了軍官的胳膊，仰着臉，小聲地問：

「你說是不可能的嗎？」

可是軍官還沒有回答他，他一伸手猛力去抓那被血透滲了繃帶的自己的負傷的胸脯。他咬了咬牙齒，兩隻眼睛有些灰白了。

無形的痛苦的手抓住了羅尼克夫斯基的心。他翻滾着身子，却失去了片刻的痛楚。他爬起來，然即仰身又躺臥下去了。微微呻吟着，羅尼克夫斯基的聲息漸漸地，漸漸地斷絕了。

軍官哈哈地笑着，嘴兒不禁抖出口聲近於憎恨的嘆息：

「這被欺騙的傢伙，還是讓他死去吧……」

野 祭

在墳曲，一場血的鬥爭，又使我們耐受了幾天的飢餓與困倦。看看那衆多的不同的
面孔，哪個不都是黑瘦了嗎？

然而，每一個年青的靈魂，却永遠是被那強烈的遠大的生命的紅光照耀着。……
掙扎，進取，突擊，在每一個地方，在所有的日子里，我們堅強地不會有過一次
的逃脫。常常在歡笑中，我們唱着自由的歌，像給自己的土地散播一些新生的種籽，艱
苦地在深遠的山嶺上，谷底裏，迂迴地行進……

——忘記了是幾走了幾天，如今，我們這一支突擊隊，却正沿着太岳山向西急進，去襲
擊風陵渡敵人的側背！

初春的黃昏地凄冷的。無邊的重疊的峰巒，在隱鬱的夕陽里，一片空曠，映起了二

片凝然不動的寂寞的白光。

荒漠中，驟似活動的洪大的聲音響起了。黃河的水，無逼數的滾跳，激成了無逼數的兇吼和怒吼。有如一串鋼鐵的撥抖的生之歌聲，向大地，向蒼茫的黑空，歌唱着它的最大的希冀。……

（假若水流是一支不停的飄飄的溢瀉，那麼我們的喊叫，我們的歌，便是鬥爭的響亮的號聲。）

峭厲的寒風，一陣一陣，從高峰、深壑，邊崖，河岸，草叢，樹林，以及黑茫茫的遠處，颼颼地吹來，又颼颼地吹去了。

我們做着勇敢的搜探，在黑暗中，移動着機警的脚步。山道上沒有語聲，沒有咳嗽，也沒有笑。風在號，樹林在嚮，河流在怒叫；在這些聲音的大合奏中，山石，被滾滾着，穿過樹林，草叢，帶着抨擊的聲音，沉重地跌落在幽黑的谷底。

於是，幾句警告似的低沉沉的語聲，突然從我們隊長的嘴里抖出來了。

「諸位同志，把自己的脚步拖輕一點呵！」

夜雖是寂靜着，但它像在不眠中對我們伸張着幾隻粗暴的酷冷的黑手呵。天，天是無茫而廣大；山，山是深邃而長遠。路，一條崎嶇的路，就如同經久不曾被人踏過似的，在滿生着荆棘與羣山的環抱中，陷井一般的，誰能望見它的遙遠的盡頭呢？

大野的氣息是清新，令爽。如果不是邊崖下那黃河的水流在嚮，我真會從記憶中，湧出東北大野的圖影呢。

（遺忘的悲哀，又開始激動着我的思想了，那失去的大地上的美的影子呵！）

我們長列的黑影，一個緊跟一個。我們輕輕地拖拉着脚步，那脚步，像踏着冰片，在岩石上，雪坑里，荆棘叢中，深一下，淺一下，伸縮，跋動。

吭吭吭……噫噫噫……

是幾聲急劇的悶壓的粗的咳嗽，夾雜着一陣痛楚的呻吟。這聲音是從我身旁**王國**同志的喉嚨里發出來的。

這陣子幾句嘲罵的語聲，打破了夜行的沉默：

「怎麼，是怕敵人聽不見嗎？不好把喉嚨捏緊起來！」

「那個癆病鬼？」

「是王亞蒙呀……」

這嘲罵剛剛停止，但緊接着王亞蒙又是幾聲急劇的咳嗽。

真是少有的天這樣咕嚕地叫了：

「癆病鬼說越家勁呀……」

「癆病鬼，還想打X X鬼子嘛……」

我剛歪着臉子，靜靜地用眼睛睜着王亞蒙的黑的面龐，黑的身影。但他的面孔，

沒有方法看得清楚是一種怎樣的表情。可是，我相信他被這嘲罵的激動，像往常一樣

精神時受到刺痛，而眼睛又會發起紅來。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呀，沉默，固執，堅毅……

他沒有說話，甚至連一句低微的語聲也不肯從喉嚨裏擠出來。他走着，脚步却是緊跟着

他前頭那個人。他沉默着，好象要以沉默來回答那些嘲罵他的人，要以沉默來給自己的工作一個過高的表現。他不再咳嗽了。走着，走着，他不時地聳抖着他那背負着一枝大槍的右肩，然後，就用兩隻手撫摸着紮在他腰間的子彈袋，和懸掛在左右胸前的兩棵手榴彈。他的手又不時地放在頸頸底下，或是嘴皮上，而他的腰一弓一弓地往下伏，這樣，他的喉嚨開始發出一種低啞的絲絲的聲響來了。

我輕輕地拍動着他的左肩，向他親切地這樣說：

「亞蒙，你咳嗽得很厲害，好不好留在後頭？我陪你一同走。」

他仰起臉看着我，喘吁吁地發着抖聲：

「嗎，不礙事呀，用不着，還是跟着大隊走吧。」

「不要固執吧，你走不動就留在後頭！」

他沉默着，但緊接着却用堅毅的語聲充爽地回答：

「我走得動！」

一隻手猛然從我腋下伸過來，他一把抓住了我的右手。我就覺得他整個的身子在抖。他終於，他熱情地用着悲沉而愉快的聲調，又向我這樣說：

「祇要不死，我永遠跟着大家走！」

我如同受到漆的感動，內心立刻燃起一股無比的高度的火的熱燄。我把他的一隻冰冷的手，緊緊地握進了自己的手里。我安慰般地向他說了：

「亞蒙，在這艱險的山道上，我真擔心你的身體……」

生活是一把鋒銳的剃刀，五年前他不是有一個苗壯的身影嗎？那時，我從東北大地上逃亡出來，踏上祖國的海岸，在青島附近一個幽僻的村落里，我認識了他。我嘴里含着嚼不完的苦汁，在風雨飄搖中，我和他同樣在憧憬着海水彼岸的那光明的遠方。而每天，每天是在掙扎於時代的艱苦里。

他，沉默，固執，堅毅。在我的友伴之中，他却是一個受過無窮盡的生活的磨難的青年。他曾經在山東一個小縣城里做過兩年多理髮匠的生涯。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忽然

對文藝寫作發生了興趣，當我從街頭流浪而變為青島一家報紙的副刊編輯，於是，他的作品曾幾次吸乾了我的熱情的眼淚……

離開了幾年。「八一三」我從上海走出來，在黃河北岸的戰地上，意外的，我遇刺了。他。已經不是以前那樣了，他黑了，瘦了。然而，在黑瘦中，却顯示着他更沉默，更虛執，和更堅毅。他永遠是一個青年。

正在沉於這過往的回憶中，忽然，我的眼睛一黑，一亮，有如閃着幾條影子。於是，我睜了睜他，他安然地祇是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剛才我不是向他說了幾句「嗎？可是由於被回憶的迷惘，我却沒有聽到他是否已向我回答了一些什麼話呢？想了，想，我茫然地笑了。」

我又輕輕地拍動着他的左肩。他迅速地側歪過臉子來了。這樣，我慌忙地伸手去摸他右肩上他的那枝大槍，我懇切地對他說：

「亞東，卸下你的槍來，讓我替你揹吧。」

他搖搖頭，又擺動着手，笑聲地、固執地說：

「用不着！我能攆動呀，你不要瞧不起我呵……自己的槍，爲什麼要讓別人替着攆呢？」

一個戰士，不肯把生命一般的槍枝交給別人，這意義是深深地感動我了。

我怯然地笑了笑，輕聲地向他說：

「你能夠相信我瞧不起你嗎？我是愛護我的朋友，我的同志，因此，我才敢說這樣的話。」

「我沒有病囉，你不要擔心。」是幾句有力的反駁。

「那麼，你的咳嗽呢？」

他沉默了一回，遲疑地說了：

「咳嗽，咳嗽怕什麼，幾天就會，就會好的……」

說着，說着，他的喉嚨像塞滿了一團濃痰，又吁吁地發起喘來。他趕緊把手放在嘴

頸底下，又故意再用手遮掩了嘴。於是，他的腰又一弓一弓地往下伏，這樣，他的左手，竟動也不動地使勁撫壓着胸脯。

這時，我們隊長跑過來，向他問

「你是不是有肺病？怎麼老咳嗽呀……」

他把含在嘴裏的一團痰抹吐出來，這樣回答：

「我從來就沒長過肺病呀，這是在戰場受了涼，傷風，才咳嗽，我相信不幾天就會

好的。」

「待想法到後方去醫治一下，你一定是長肺病！」這樣說着，我們隊長走了。

焦灼，如同一條毒蟲刺着他的心。他一陣不安起來，把肩膀緊緊地依靠着我的肩

膀。他難過的樣子輕輕地對我說：

「爲什麼偏偏要說我有肺病呢？咳嗽就算是肺病嗎？還有同志老嘲罵我是癆病鬼，

不能打日本鬼子，這真是笑話呵……」

我嘆了口氣，我感傷地向他說：

「亞蒙，你的固執，你的堅毅，造成了你人生中許多勇敢的故事。可是，無論怎樣，我始終是在擔心你的身體……」

夜深，我們走進津浦。

在一條窄狹的大街的兩旁，房簷下，台階上，牆角邊，已經擠滿了我們男女同志；有的依着牆壁，有的背脊靠着背脊，有的竟蜷伏着身子，像在互相擁抱似的。鋪在潮濕的冰冷的地上，馬車與牛在打着響鼻，蹄聲在每一個黑暗的角落里流盪着，馬蹄踏破了街

司台吩咐我們隊長，亞蒙是受傷的，和患病的同志，立刻調查明白，設法把他們送到黃河南岸去醫治。在這種情形之下，曾被隊長所注意的王亞蒙，却終於給排進病號的行列里了。

他站在隊長面前，右手握着一枝大槍，像要爭取自由似的。却不住地用着顫抖的聲調向隊長這樣囁囁嗦嗦地說：

「……隊長，我咳嗽怕啥呀，這算什麼要緊的病……我不到黃河南岸去，這邊生活我已經過慣了……我真沒有病呵，你要相信我的話呵……」

隊長握住他的手，誠懇地這樣安慰他：

「你是有肺病，你還是過河去休養幾天吧！在這邊老爬山，我怕你忍受不下去，弄得身體更會一天壞似一天……」

隊長的話沒有說服了他，用任何的語言却爭執不過他那固執的脾氣。最後，他像悶氣似的，生氣地這樣堅決地說：

隊長，如果你非要我過河，那好，請你就槍斃了我吧……難道我沒有參加抗戰的決心嗎……」

隊長低着頭，深深地嘆息着氣，兩隻眼睛在黑暗中却緊緊地凝視着他。……

還沒有把受傷的，和患病的同志送到渡口，忽然，一個緊急集合令來了：『平穩地
隨，友軍正趕往反攻，我們中止西進，現在奉命向夏縣轉蘇，直奔陽城和晉城一帶去
襲擊。』

沒有睡眠，連飢餓了兩天兩夜的空虛的肚子也無法來填飽。這樣，我們立刻就在緊
張的空氣里，向東北急進……

黑夜，白天，我們冒着風雪，爬着綿亘不斷的峰嶺。搜索，迂迴，時時和敵人發生
遭遇，又時時在強行軍中偷襲敵人的堡壘。

奔走了幾天幾夜，我們到了中村。可是，這是一個毀滅的村莊，附近找不到人煙，
全是變成了火的煉原。一片荒涼，堆臥着一些受難的幽靈，房舍焚燬了，院落，街道，
井邊，是腐臭的屍骸，是腥腥的污血。地上的冰雪是紅的，井水也失去澄清的珠沫了。
樹枝上，橫墜土，高掛着一個一個沒有眼睛的骷髏，和不完整的女人的殘破的肢體。
：這不都是我們自家的人嗎？然而，他們就這樣悲慘地遭受了敵人的無情的屠殺……

那是社落呵！出現在眼前的不是一片荒塚，和一片廢墟嗎？讓我們的心更堅決地存有着一個永恆的記憶吧。亂了影子不會消逝，一串憤懣使我們牢牢地記住這土地永遠是我們的……

宋某飲食，幾天前，我們每天還可以吃一個兩個饅頭，或是喝一盞兩盞黑糊塗飯。但現在在什麼都沒得吃得吃的了。人就這樣要憔悴下去嗎？我們還要去和敵人戰鬥！敵人的時疫病菌衝來的兇狂的野獸一般向我們做着惡毒的示威了。於是，受傷的，和患病的同志，有的死了，有的「一哭三哭」夫的沉重了！大家都咬着牙，誰肯偷偷地哼出一句懼怕的呻吟呢？自然了！當那些死的故事的時候，誰不是流着淚把心硬下去……

「我們去集糧場吧！」

「去搶取人的糧食，來餵養我們的生命！」

在饑餓，恐怖，與痛苦的交壓下，我們一齊這樣呼喊了。

「我們向糧倉進發了！走着，走着，王亞蒙突然暈倒在地上了。但是他馬上就像清醒過來

似的却掙扎着爬起來了。我恐懼地立刻去掣住他的胳膊，可是他沒有停下脚步，一邊走一邊在咳嗽着。我靠近了他，我這樣說：

「亞蒙，你確實是有病，你該相信我的話……你留在後頭吧，我們慢慢走……」

他看看我，像在用手擦着額角上的汗，他剛直地說

「我總覺得我沒有病呵。現在我還能跟着走。」

沉默着，我慢慢地說：

「我知道你的心……」

在山谷里，我們這鐵蛇似的長行列，置着一股冷風，向矗立在我們面前的那崇高的峰嶺奔爬。

忽然，王亞蒙抓住了他身旁的一顆樹幹，站下了。他喘息着氣，一張又黑又黃的瘦臉上，發着紅熱，在流着汗。等到他身後那個同志追趕上來，這樣，他立刻用手撫着胸脯，嘴角上不住地往外吐着黏沫。他又向前走了。

我看了看他，我輕身地對他說：

「亞蒙，我看你還是留在隊後頭走吧，這樣你太吃累了呵……」
他點點頭，似乎是接受我的勸告。

「也好。」停了停，他却又：「再走幾步看看吧，不行再說。」
顯然他是吃累了，走了很短的一段山路，他終於被我勸說着留在後頭。他的槍，子彈袋，手榴彈，讓我強硬地卸下來。他手里握着一根棍杖，慢慢地跟着幾個害病的同志走。我看護着他，每天把行軍所預定的宿營地從隊長那兒抄記下來，這樣我們往往要夜深才能達到目的地。

住了兩天，亞蒙體力已經不能支持了。他躺在路旁的樹底下，張瞪着兩隻陰鬱的眼睛，呻吟地向我說：

「……你看着，這不是意外的不幸嗎？我沒想到我會病呵……」
「不要難過吧，事情已經到了這步……」我安慰他。

「不難過。我心里總是快樂的，光明的。」他笑了。

忽而，他爬起來，用手握住了我的手，幾乎是哭聲地這樣說：

「……我們是幾年的朋友，我病了，你，你，不要離開我。祇要你看護我，我走不動，我自己去找老百姓抬我……」

「我不會離開你的，這一點，你儘管放心好了……」

到了固隆村，王亞蒙的病更加沉重了。他的喉嚨漸漸地腫腫起來了。他已經有六天沒有吃一點東西。躺在一家老百姓的炕上，我向老太婆要了一半黃餛，拿到手里看了半天，嘴里不住地往下嘔吐沫，但他始終沒有吃一點。

隊長站在他面前，用手撫摸着他的面額，難過地向他問：

「沒有一點好吃的東西呵，這里老百姓太窮，這黃餛，你能夠吃一點嗎？」

他擺着手，瞪着六眼，聲音破啞地說：

「呵，我盡吃！」說完，他的手發着抖，兩腳死死地在凝視着手里的那一半黃餛。

忽然，他張開了嘴，用手摸了摸他的喉嚨，做着乞求的神情對我着。

「亞蒙，你想喝點水嗎？」我壓着喉嚨問他。

他點點頭，微微地笑着。我看了看他，便走出門去，用茶缸在火上燒了點開水，我端進屋來，放在他眼前。

當他剛抬起身子，伸手要去端那隻茶缸，他把腦袋往後一張，身子隨着橫躺在炕上。他的眼睛隱隱了一層白色的光芒，臉子發青了。他咬着牙齒，伸手在我軍裝上抓了一把。

「亞蒙，亞蒙，你，你……」

然而，他沒有留給我們一句語言，却孤獨地離開我們了。

在風雪飛揚的黃昏，我們把他葬在野外一片荒寂的山脚下。

在那裏，我靜靜地。我們向那被雪掩蓋着的一塊新土，做了一個泣哭的野祭。

可會從千里地以外的戰場上趕回來。他站在我們面前，用着熱情的語聲這樣說：

「……不會把鬥爭停止下去，記住我們這位青年同志的死，我們要更勇敢，更堅決地向我們的敵人去襲擊！……」

特殊貿易

五月的清晨。

鮮紅的太陽，猶如一個人的圓圓的笑臉，低沉沉地嵌在明朗的極爲光滑的天壁上。灰白的城頭，樹林的尖塔，綠色的原野，以及流動的河水……迴旋着無定向的微涼的風。

在縣城的西邊，一道浮泛着黃泥漿的河流，蜿蜒地轉向東南廣漠的平野里無聲地流去。通過那河面上架起的一座灰土土的，頹敗不堪的木橋，是橫躺着一條平坦的，鋪蓋着一層弛鬆的沙土的大道。潮濕沾遍了大道上每一個角落，隙縫。像用幾把噴水壺噴過似的已有些潤澤澤的了。在沙土的浮面，又是滿踏上一一些散落的不整齊的腳跡，那腳跡清清楚楚地可以讓人分別出來有男的也有女的；女的是一隻一隻極小的，而頭前還繫着

個很細的短尖。男的却是一隻一隻肥大的腳掌，連挺粗的腳趾上那精細的條紋也被印上了。

大道是一片岑寂。那擁在道旁野地里的大麥，和小麥，豐盛地，而且活潑潑地在舞動着穗頭，水溝裏的蘆葦，密叢叢地伸着長的頸條在隨風搖曳着，多量的晶潔的露水珠，不斷地往地下落。

向前望去，在那大道的尾梢，有一座洋式的紅色樓房，很出色地，孤立在此大道高出幾尺的土墩上。兩條無盡頭的漫長的鐵道，打它身旁通過，直向南北遙遙地伸展去了。但，鐵道被一排不知名的疎疏落落的樹木遮蔽着，時刻顯露出一點黃色，灰色，黑色和紅色來。

這時，在那紅色的樓房側的木柵欄外頭，一大堆黑人腦袋在蠕蠕地蠢動着。那些人像在期待什麼似的，不住地朝南邊的鐵道上探望着。在那些人們之中，男女老少都有，並且在每一個人的胳膊腕上，或是手裏頭，都放着一隻筐子，籃子之類的東西，

這是一個火車站。

鐵道平穩地睡去沒有一點聲息。寂靜，風，露，凝成了一團沉悶。

一個穿着黑大衣，滿臉鬍鬚聾聾的，四十多歲的岔道夫，從鐵道以左的一間崗樓式的灰暗而窄狹的小板房里鑽出來，他兩手交叉地放在屁股後頭，現出很悶倦的樣子，來來回回地在踱着孤獨的步。然而，不一回光景，他感覺空虛得毫無所有，却又鑽進他的小板房裏去了。

站台上充滿了寂寞。一個年紀很老的站役，手里握着一把掃帚正在懶懶地打掃着地上的積塵。

忽然，一個青年站長從站長室裏踱了出來，他頭上戴着一頂很漂亮的有着金線繡的制帽，身上又穿着一套最適體不過的藏青顏色的制服。他的個子很高，可惜體格發育得不十分勻稱：衰弱，瘦削。他的臉子枯黃得厲害；那顫骨是高高地凸出來，滿處又刻劃着一縷倦意的姿影，似乎是在暗示着他是不耐於瑣碎的公務的折磨，而對一切都感覺

到深切的煩膩。他像是一個沉重的肺病患者，嘴裏不時的喘吐着斷斷續續的顫慄聲音。他兩手插在褲子的口袋里，腦袋高昂着，神氣悒悒地，恍惚地望了望藍色的天空，便使勁地閉上嘴唇，用鼻孔呼吸着這朝晨清爽的空氣。

站長室裏的電話鈴聲起勁地響開了。

於是，隔着綠色的鐵紗窗，一個大約有十九歲的站員，直着頸頸子，伏在窗框上，向站台上那個打掃地的老站役這麼大聲地招呼：

——劉旺，站長呢？有電話來。

那個被叫做劉旺的站役，他趕忙停下掃帚，歪歪嘴，微微一笑，瞪起兩隻發紅的小爛眼睛，說道：

——站長，有電話。

站長慌慌忙忙地雙步跨進屋裡去。他站在電話機前邊，把耳機握在手裏。他的心有些兒不安，若不是他盡力虛靜着，他的耳朵幾乎要被那運動的音波振盪得發起一片噙然。

的嗚叫了。他吃力地裂着嘴皮，讓自己的話會說得高爽些。

「喂……是呵是呵……怎麼又一批？噢噢，我說多少包？噲噲，怎麼？七包人造絲，七包糖？呵呀，呵呀……這，這，這要怎麼辦……是的，是的，就得打電話給處長請求辦法……不過，扣留是太難呀，是呵！真討厭的事情……唔唔，好啦，好啦……」

說完了話，他把耳聽握在手裏竟遲疑了半晌才掛上。他舒鬆了一口深長的氣，從褲袋里掏出一塊手帕來擦了擦額角上的汗珠，便轉身坐在公事桌前邊一把椅子上。

這時，坐在他對面一個站務司事把握着手裏的一枝鋼筆停放下來，便瞪着兩隻銳利而光亮的眼睛。兩道濃黑的眉毛，隨着他的緊的張表情不自然地在蹙縮着。他心里一陣燃起了煩燥的火，幾乎用了憤怒的語聲，使自己的嗓子有些過度的低啞在這樣問：

——站長，怎麼？又十四包……他媽的！讓人家逼着裝上車，但到此地還不得再讓人家逼着提走嗎？

站長顯然是受了絕大的激動，他懊惱地一隻手掌不知抓在什麼上頭，却響起一片雜

亂的毫無規律的聲音，他費費做做一動，一句艱苦的話很重地被吐出來：

「十四包呀！」

這電話是德洲站站長打給他的。這是在告訴他：有八個日本人裝運了七包人造絲和七包糖到這個車站下車。等火車進了站，貨物卸下來，不要教原主人提走。

但這件事他的的確確感到了莫大的威脅。他想，自從這走私的風氣，從一隻巨大的手澤里放送出來，他的公務却日漸煩瑣起來，因此，他的心生長了一層愁與恨交織成的黯黑的雲霧。他由於要盡忠他的職責，他由於要遵從上邊嚴厲的密令，他每天每天却在困難與險惡的環境中而壯着他的生命之胆。每次特別是那南行車一進站，他督率着幾個站員，儼如幾個關卡的關員，站在行李包裹的提取處，在細心地檢查着客人來提取的東西。在檢查中，他們確實能夠發現不少的漏稅的私貨。譬如有的客人，他們在託運時的 *Consignor's Note* 上分明寫着包裹內容的類別，那知他們却巧妙地在裏邊夾帶着一些用低價買來的人造絲，或是其他的東西。這樣，站員們照單要把客人的東西扣留下來，並

且同時還要把客人拘禁起來，連同貨物一併押解到主管機關去懲罰。這是永遠也不會饒恕的事情呵。可是，有時一種例外的情形，那真要使他們叫苦起來：從火車突然跳下幾個日本人來，現出極其粗暴的態度，從腰袋里掏出「原主聯」包裹票或是行李票，來提取他們託運的東西。這在站員方面，同樣是要檢查檢查，假若查檢出那是全部的，或是其他有一部分的未會領有在海關完稅的憑證，那麼，他們照例也要扣留的。但在提取東西的日本人，他們決不會大膽着兩眼看着自己的東西就這樣失去，於是，他們便要用蠻理蠻氣的言詞來爭執着。這時，站長處於無可奈何中，他心驚意亂地跑進屋裏去，抓起電話的耳機，便向與該處長請求應付的辦法。幸好他是得到處長的回話，但那多半是在說：現在局方還沒有接到上邊具體的辦法，一切只好由你們看情形斟酌處理，不過，總要以和平態度不致發生衝突爲最妙。

這是他所請求的辦法。他的心立刻像被一層迷霧漫住了似的，開始朦朧起來。

——斟酌處理？和平態度？那爲麼好教他們提走？

憤然的思想着，他在屋子裏吼了一陣。窗外的爭吵聲，像一陣飛揚的驟急的風，不住地在他耳邊吹動。他胸脯突突一跳，腦子便痙攣地作痛起來。

有一次，因為五個日本人私運了三包大煙絲而處理得不週到，却被那五個傢伙痛恨地在他的腦袋上，踢了好幾拳頭，踢了好幾腳尖。他受了這種深創的刺激後，簡直變得瘋狂了。他地獄般整天夜晚坐着火車到港口去見車務處長，他把事情經過的情形詳細地報告他一連幾個月，他還在處長面前，以病重為理由，向處長請求辭職。

吧。

本來，他是處長意思，並不是專心圖志的要辭掉他的職務，他滿希望着處長會給他一條路，一條在辦事上對自己生命有保障的路。可是處長偏偏用着消極的，儒弱的，幾乎是中國人通常說的話來安慰他。他覺得處長的話很空虛，空虛得簡直找不出一個光亮的方向來。這使他不禁深深地觸着起無限的失望。在回程中，他坐在火車上暗暗地想，

「沒有辦法，難道我們就要往牛角尖裏鑽嗎？」

今天，當他接到德州站站長的電話，於是，這些曾經打他手邊經過的一件一件的事，却鮮明地浮上他的記憶來。他真有些過分的擔憂沒有方法應付馬上就要等着他來處理的事體。他是不敢冒冒失失地任憑着自己的心願來處理，這恐怕會一旦惹出了不幸事件，上邊不唯不會對他表示諒解，甚且還要把事件的發端歸罪於他呢。這樣的事體，他看到很多很多。想到這裏，他的心又開始不安起來了。他從椅子站了起來，兩腿失去了單股強壯的力量，却癱軟地簡直打着抖。他身子幾乎支不撐住要暈倒下去。他堅定地站立了一回，又走了好幾步。他的心迷亂，跳躍，陷於悲憤的狀態中了！他看了看掛在牆上的鐘：六點半了，於是他拿起旗子來，身子搖搖晃晃地幽靈似地踏到站會上去。

北行的火車，噴散着灰煙，鼓動着機輪，一步步地靠近了站台。

車站台上的寂寞突然打破了。

那站立在木棚欄外頭等了好久的男男女女，這時，却個個掀開了喉嚨，

響，高聲地叫起來：

——剛出籠的豬肉包子，一毛大群買十二個……

——燒雞呵，燒雞呵……

——滾開的水吓……

……

七點鐘，

南行的火車進站。

本城橋外頭又是一片高聲的叫喊：

這時，隨著從火車上擠下來的人羣之中，果然有八個穿着很別緻西裝的日本人。但
是在他們的隊伍裏，還有一個細長條的中國男子，穿着一身亮華華的絲質的夾袍。他
們九個人與出沒隱蔽的樣子，態度異常安然地搖着身體，在站台上移動着腳步。隨後，

那個中國男子突然離開那八個日本人向前跑了，他跑到站在出站口那個收票員跟前，破着一副狡猾的面孔，似笑非笑地問：

「東西到那兒提取？」

忙於職務的收票員，他沒有機會肯和他打理話，祇是把低垂着的腦袋微微向左邊一移轉，嘴接着扯了扯，又用手向左邊那個房間一指。

這樣，那個中國男子，回過頭去，面對着在他屁股後頭沒有幾步的那八個日本人揮了一回手，笑嘻嘻地點了他那尖長的下巴。八個日本人也用着一種回答的表情，個個把臉子抬起來，他們邊笑邊說，步子輕穩而且迅速地便走上前去。他們靠近了那個中國男子身旁，其中有一個年紀大約有二十七八歲的模樣，腦袋頂着一頂白灰色的舊呢帽，臉子長得怪醜的，又黑又圓小，那簡直像磅秤上的一個秤錘。他在臉上露着笑，橫肉隨着在跳動。他在那個中國男子的肩膀頭上輕輕地，像是在搔癢似地抓了一把，就這麼輕聲地笑着說：

——你覺得有把握嗎？這幾包東西再推銷不出去怎辦？

那個中國男子他把腦袋連連擺了幾擺，用着充滿了誇大的口氣堅決地回答：

——你，你聽我的吧！則是，真惹，這幾包東西再推銷不出去，還算有本領？況且咱還是本縣人，朋友，親戚那一個不幫幫忙……

那個日本人滿足似地恬靜地笑了笑，便低幽幽地說：

——好的。等貨物推銷出去，回頭我請你去玩天菊。

這幾句話使得那個中國男子一陣高興起來，他把臉子猛然往後一仰，那種瘋狂癡癡的動作，幾乎要用着他的肩膀頭子碰着那個跟他說話的日本人的鼻子。他幻想似地，却是很放肆的樣子說。

——那孩子真浪那，誰和她幽覺才過癮呢。

那七個沉默着沒有說話的日本人，被他的有趣的話打動了，他們個個在鼻孔裏哼出一聲浪笑來。有一個竟擡上嘴這麼說：

——大菊燒那口煙也蠻好的。回去，叫她特為給你燒幾口抽抽。

他笑了笑，說

——那好嘛。

他們朝着包裹行李的提取處走。

這時，站在包裹行李的提取處門口，站長，站員，路警，和警長，正在檢查着客人的東西。他們把臉子一抬，閃爍的眼光便集中在那很惹人注意的九個大爺身上。站長扭了扭頸子，感到有些不舒服。他的臉陰沉沉地，喉嚨發着絲絲的響。他嚥了一口吐沫，用着低重的聲調偷偷地在對站在他身旁的人這麼說：

——就是那幾個東西！來了，來了。……

當那九個人還沒有走到門口時，忽然他們站下了。那個中國男子就用右手拍了拍胸脯，接着還豎起一個大拇指頭來亂擺劃了一陣，臉皮動着。他現出鬼鬼祟祟的樣子來，湊近了他們的耳邊，輕聲地不知在說了些什麼。

那八個日本人點了點頭。

站長從他們手裏接過來幾張綠色的「風主聯」包裹，仔細地看了幾眼，他慢吞吞地就和他們這樣說：

——請打開給我們看一看。

然而，他們却裝出沒有聽到似的，連理會都沒有理會。就是那個中國男子，他也一味靜默着不肯說一句話。站長感到那十八隻發黑的高眼睛放射着火光一直在向他注視。他窘迫的臉上又在流汗了。他疑心到他們是不懂得中國話。他困苦地微笑着，於是又用着很低淺的英文同樣地對他們說了一聲。

這一來，那個中國男子在臉上浮起一股怒色來，把喉嚨一扯裂，高聲地說：

——我是中國人呵，中國話我也懂得點！誰教你呵噠呵噠的說英文……

站長好難爲情的樣子，臉子一陣紅一陣白。他用着歉意的笑，溫語地說：

——唔唔，唔唔，我以為你也是……你不說話……

說：

說着，他用手使勁地擰了擰頸子底下那塊高凸着的喉骨，咳嗽了一聲，他繼續着

——呵呵，那麼請你打開給我倆看一看。

八個日本人看——

於是，那八個日本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在和他打着鬼腔。

這情形真會使人有些不能夠忍耐下去。這時，站在站長身旁的那個警長，用了幾乎是徵求大家意見的口吻對站長說：

——管他們那一些呢！我們自己打開來看。

還沒等站長說出回答的話來，那個中國男子向前踏了一步，他的右手一伸，像一隻鷹爪地惡狠狠地猛力揪着警長的腮腫，冷冷地笑着說：

「打開看？好，你就打開吧！」

這樣，那八個日本人也跟着向前踏了一步，每個人的臉上都在怒氣兇兇地，嘴裏又不住地和那個中國男子打着謔。有一個，竟跳了一個高，脚尖朝着那個警長的屁股上就是咚一下。警長把屁股向前一縮，躲在一邊，那箇日本人的脚剛抬起又相繼續來一下，却沒有踢中，反閃歪了一下，碰在一根鐵柱子上，他裂了裂嘴，脚沒有落地在打顫。站長用着忍耐的心情極力壓制着他的火氣。他滿面笑容地用手握着那個中國男子的手，說了一些客客氣氣的話。他不斷地在這樣說：

這就是十先生，你也是中國人……

他又滿面笑容地，走到剛才脚尖踢警長屁股的那箇日本人的面前，輕輕地用手拍着他的肩膀像是在安慰他，又像是在對他暗暗地說：你這樣野蠻對待人是太沒有道理的！他又退回去，站到那個中國男子面前，討感情似地故意地問：

——先生，你貴姓？

那個中國男子沒有露出一絲笑，他只是在大瞪着眼睛，嘴裏自傲地大聲地在說：

——我姓張。

——府上？

他冒著火性頭子回答：

——中國人。

站長在沒有敢問什麼。但緊接著，那個中國男子，竟把一雙手插在腰袋裏，很快地就掏出一張名片來放在站長的手裏。

站長的眼光驚奇地在那名片上發跳：

大日本帝國駐濟南領事館探員

張錫春

原籍山東省

屋子沉默。

那個被中國男子在胸脯上揪了一把，又被日本人踢了一腳尖的警長，他躲在一個角落裏，垂頭喪氣地撇着嘴巴子撇在嘟囔着。

那九個人的眼睛是一直地在瞪着他。

站長看情形又有些不大妥當，他走到警長跟前，微聲地說

「不要嘟囔吧，你看，他們又在瞅你呀。唉唉，要和他們拚上，我們祇好不要命

呀！」

警長把腳使勁地往地上一踩動，在嘴裏

「他們都是一些熊……我，我就不信呢，他娘的臭屁吓，恨起來我揍死這些小子

們！」

不可抑制的怒火燃燒着他的心，他是暴驟地沒有留心到他的話還會被那個中國男子聽着。於是，那個中國男子惡意地看了他一眼，冷不防地就跳過去在他的腦袋頂上重重地擊了一拳頭，噉着嘴，罵：

——小鬍子操的！你，你罵那個？

警長挺着胸。兩隻胳膊一揮，一隻手像一把鐵鉗子捏住了那個中國男子的頸子，氣
粗粗地：

——我罵那個？我就罵你這鬼孩子。漢奸王八旦……

幾個路警也抖擻着反抗的精神，發瘋地這樣亂雜地叫着。

——今天豁出一條命來，和你這小子幹上……

——你是中國人呵，你不要喪了良心……

那個中國男子跳躍着。從警長手裏掙脫出來。他咬着嘴唇，失去理性似地恨恨地
說：

——奶奶的！我不是中國人，我不是中國人

有人接上就反問他：

——你不是中國人，你祖先呢？

他拳頭揮了揮，罵着：

——你奶奶那個尿的！祖先？你管祖先呢！祖先也不是中國人呢。

那八個日本人，便準備好了力量，一直迎着站員，路警，站長，

拳頭，脚尖，還有從地上摸起的器具，一齊地交互亂動了開來。

站台上幾個站役，行李夫，鐵路工人，也趁機蜂擁地趕上前去

在雞亂的喧嚷聲中，從一個角落里忽然傳出一聲激烈的喊叫：

——揍死這漢奸王八旦……他連他是中國人都忘了……

一個日本人忽然從腰裏摸出一把光亮的短刀，朝着一個站員的背脊刺上了。那站員

猛力咬了咬牙齒，掙扎着，用最後的一點力量，左手打着哆嗦往背後一伸彎，右手却死

勁地抓住了那日本人的一隻右眼睛，呢嚕地叫：

——呵呀，你，你，不讓我活，活，我……我……我也不……不……讓你活呀……

呵呀……

站長從人堆裏逃掉出去，他跑到站長室，噓噓地喘着氣，嘴一張一張地。他直楞着眼，使用着顫抖的手掌無力地抓起電話的耳機來，沙啞地說：

……處長嗎？呵呵……剛才二次車進站，有八個日本，日本……日本人，另外還有一個中國人，他們……他……他他們私運了七包人造絲，七包糖。我們要檢查，他們不但不讓檢查，反動手行兇……李警長被他們打了，一個同事的背脊也受傷了，是教他們用刺刀刺破了……現在生命很危險呀……處長，這，這，怎麼辦？……

他的心跳動得厲害，他一邊說，一邊用手不住地按撫着他的胸部。當他說完了，他却靜靜地等待處長的回答。可是耳機裏邊祇是一片絲絲的碎響，他沒有聽到處長一句話。他正想繼續地說下去，耳機忽然發出一聲沉重的咳嗽來，隨着這沉重的咳嗽聲，幾句輕細的混淆的話計爬進他的耳膜上。

你們，你們怎麼辦成這個樣……我就去報告局長……

耳機立刻變得靜啞了。他沒有再聽到處長說第二句話。他以為他的耳朵是失去了聽

他悽迷地在瞰着五月的綠色的原野。

站員，站役，行李夫，鐵路工人，都聚集在站門口。不平靜的吼聲佔據了一個廣大的場面。

忽然站長用着幾乎瘋狂的叫聲，嘶裂着喉嚨：

「這樣，我們怎樣幹下去呢？難道要受『蠻子氣』嗎？沒有辦法？不好一齊起來打日本鬼子嗎？」

吼吼……站門上的聲音又開始了抽抖……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桂一版

實價 六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火 場

◀ 有所權版 ▶

著 者 畢

丁

主 編 者

大地社

發 行 者

大路出版公司

上海廣東路廣福里六號

總 經 售

大地圖書公司

桂林中北路一一九號之廿